目　录

一、黄帝阴符经（原文）……（1）
二、十二家注《黄帝阴符经》译注说明……（3）
（一）基本情况……（3）
（二）黄帝阴符经为何冠“黄帝”之名，定“阴符”之实，为何有这么多的名家作注解……（8）
（三）黄帝阴符经是何人所撰何时成书的……（17）
（四）黄帝阴符经成书以后的情况怎样 …（27）
（五）黄帝阴符经智谋韬略的思想性 ……（31）
（六）致敬 ……（37）
三、十二家注《黄帝阴符经》译注 ……（38）
上篇 ……（38）
中篇 ……（69）
下篇 ……（81）
附录……（120）

一、黄帝阴符经　（原文）

旧题　黄帝撰

【上篇】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变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计 129 字）

【中篇】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

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计 101 字）

【下篇】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至乐性馀，至静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气。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人以奇期圣，我以不奇期圣。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计 231 字）

二、十二家注《黄帝阴符经》译注说明

（一）基本情况

十二家注《黄帝阴符经》早称太公等《阴符经注》，与道藏本《黄帝阴符经集注》均相同，初称《阴符》，《黄帝天机之书》，旧题黄帝撰；《百子全书》8中所辑《阴符经》，未题著作人，仅题汉张良注，内容完全相同。《黄帝阴符经》全书一卷三篇，共有四百六十一个字，注解者有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筌，所以有"七家注《阴符经》"之说，实际上不止七家，还有广成子、老子、孙子、吴子、鹖冠子等五家，这就不是七家注而是十二家注了。

四库全书本收辑的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筌等六家注《阴符经》，是以道藏本《黄帝阴符经集注》为原本的，但书名则删去"黄帝"二字，注者删去"伊尹"，对广成子、老子、孙子、吴子、鹖冠子这五家只承认其注与姓名，不承认其是注的一家，因之又有六家注《阴符经》之说。其实是十二家作注的。

四库本删去"黄帝"二字是不妥当的。书名有黄帝二字，并不意味着《阴符经》就是黄帝修撰的。中华民族尊重黄帝为自己的始祖，主要是尊重他的政道、治道、兵道的智谋韬略思想，后代人许多著作都托名于黄帝，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阴符经》是黄帝奠定雏形的，成书以后，托名于他，有何不可？如果删去黄帝二字，那么《阴符

经》的雏形究竟是谁奠定的，以后又根据什么雏形来成书的问题就尖锐起来了，四库本何以解释？我认为不要删去黄帝二字为好，否则连一个历代都公认的黄帝为书名也保不住，而且还给研究者增加了困难。

四库本删去伊尹为注家之一也是不妥当的。伊尹是辅商灭夏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政道、治道、兵道均较突出，并且已有甲骨文字记事记言，他为《阴符经》用甲骨文字作注是最早的一家。我认为保留伊尹这一家，总是比删去的好！

四库本称《阴符经》为六家注，道藏本称为七家注，就是不把广成子、老子、孙子、吴子、鹖冠子这五家注放在眼里，这就更不妥当了。广成子是上古时人，空同氏部落领袖，黄帝曾向他问过至道，他授给黄帝“自成之经”（这不是指书，而是指经典式的语言）；老子、孙子都是春秋时人，老子著有《老子》，孙子著有《孙子》，老子是大思想家、哲学家，孙子是大军事家、兵学家；吴子、鹖冠子都是战国时人，吴子著有《吴子》，鹖冠子著有《鹖冠子》。吴子是大军事家、政治改革家，鹖冠子既是思想家，又是哲学家。这五大家的思想言论为《阴符经》作注，岂不更能挖掘《阴符经》的本义，有何不可！书中有他们的注，却不承认他们是注的一家，真是岂有此理！可能有人会说：如果把广成子列为注解的一家，那么这不就是说，在他之前就已有《阴符经》吗？不错，在他之前是没有《阴符经》的，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作为谋略思想的言论还是有的。《阴符经》后来成书，用他的思想言论补上去作注，并承认他是作注的一家，我看没有什么不对！其他各家的注和承认他们是作注的一家，不都是这样的吗？请问四库本、道藏本的先生们，你们有谁能同这五家相提并论？我认为要承认这五大家都是作注的最好。

道藏本的前面有《序》，并标明《序》的作者是“蜀相诸葛亮撰”，四库本收辑时干脆删掉，这也是不妥当的。诸葛亮为《阴符经》作注，又写这篇序，是有感而发，并有条件办得的。例如：序中有“……观乎《阴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圣人藏之于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见其迹者，天机也。”这恰是对《阴符》的解释！他又说：“故黄帝得之以登云天，汤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统诸侯。夫臣易而主难，不可以轻用。太公九十非不遇，盖审其主焉。若使哲士执而用之，立石为主，刻木为君，亦可以享天下。夫臣尽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难乎？”诸葛亮辅佐刘备，创立蜀国，使天下三分；辅佐刘禅，继续贯彻了：东和孙吴，北拒曹魏，南抚夷越，西和羌戎。刘禅做了什么事呢？岂不是“立石为主，刻木为君，亦可以享天下”！说他有条件办得到的，主要他的政道、治道、兵道等主要活动和当时的文字与书写工具。所以序中又说了：“……范蠡重而长，文种轻而亡，岂不为泄天机？天机泄者沉三劫，宜然。故圣人藏诸名山，传之同好，隐之金匮，恐小人窃而弄之”。有人抓住“天机泄者沉三劫”，“藏诸名山，传之同好”这两句，硬说是李筌作伪的。认为前一句是李筌写《黄帝阴符经疏序》中曾表达过的思想，即与“小人学之受其殃”、“后来同好，敬尔天机，无妄传也”同一个意思。如果这样，那么宋代张商英为《素书序》中说的：“……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有何区别？这种带有告戒性质的语言，谁都可以写，不是李筌的专利吧！至于后一句，说是李筌记叙获得《阴符经》残卷时提到的一句话，究竟有没有这回事还是问题呢！试想，北魏道士寇谦之身在北魏政权中，声势显赫。当时正在忙他的“诵诫”与“建功斋请”，企图把服饵修炼之术同符水禁咒之术合而为一，他

怎么可能把《阴符经》送往黄河以南的嵩山石崖中藏起来呢？所谓“藏诸名山，传之同好”，不过是李筌编造的神话而已。诸葛亮与此是不同的。诸葛亮曾在灵山向酆公玖学习过兵法阵图等，又经酆公玖引至武当山北极教主处学习过《琅书》、《灵符》等，什么是名山，他心里明白；什么是“同好”，他心更明白。姜维只是他的军事事业方面的接班人，不是他的智谋韬略思想方面的同好；并且像秘传于帝王将相中的《阴符经》，通常情况是藏于金匮，隐于石室，那么，诸葛亮写了“藏之名山，传之同好，隐之金匮”，错在何处？认定李筌作伪是可以的，删掉诸葛亮写的这篇序是不可以的，因为没有什么根据。“尽信书”不对，“不如无书”也不对，总得要有根据来删掉才对。没有根据就不能武断地删掉。

因此，我们认为，要恢复“黄帝”二字，要保留“伊尹”，要保留诸葛亮的《序》文，要承认广成子等五家是为《阴符经》作注的五家。这样，既尊重了他们的智慧结晶，又促进读者的深入把握，同时还可作到真正地接受这一文化遗产。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所以称《阴符经》为：十二家注《黄帝阴符经》。这个译注本，就称之为：十二家注《黄帝阴符经》译注。

在没有文字、书写工具的时代，仅靠心领神会、口授秘传于少数统治者中，以《阴符经》的智谋韬略武装头脑，这是困难的；在有了初创的雏形文字、甲骨文字、籀文文字、大篆、小篆、楷书、草书等的传播，又是不容易的。上下五千年中，《阴符经》把政道、治道、兵道的需要，给帝王将相头脑中注入了不可胜数的智谋韬略思想，这是极其宝贵的。因之称《阴符经》为黄老之学的经典著作，所提示的都是道家可遵从的政道、治道、兵道的谋略思想。不料渊源于古代巫术的道教兴起之后，道教的徒子徒孙们一哄而起，争相为《阴符经》本

作注，人云亦云，因而出现了大量的注本。例如：宋代郑樵《通志略》著录有38个注本；明代的《正统道藏》收集有22种，还有少数儒家的注本没有列入。明代吕坤说："不啻一百家"。清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又新增加了六种，还有几个集注本。这些注本的注者大都是道教徒，在注解中牵强附会，而且故弄玄虚，企图把研究大自然变化规律、人类社会盛衰兴亡的黄老之学道家思想，变为道教巫术、诵诫、斋戒、建功斋请的护身符，还有些儒者妄图把儒、道、佛融于一炉，因而给《阴符经》蒙上层层黑幕，使读者产生种种误解，甚至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之后，我国学者王明，在哲学研究第五期《试论〈阴符经〉及其唯物主义思想》中说："……《阴符经》这份宝贵的先民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珍视它，研究它，批判地接受它，特别是它的唯物主义学说"。这就是说《阴符经》的谋略思想是唯物主义的，它的生命力是很强的，不能让它再背上层层黑幕而含恨于人间了，应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更为可贵的，历史上有些大书法家书写《阴符经》，作为碑帖，以广流传，辩别真伪。

东晋王羲之曾书写《阴符经》，并为之石刻。后元成宗大德丁未（公元1307年）十月，黄仲奎写跋中说："《阴符经》一名《黄帝天机之书》。曩见王右军（即王羲之）石刻《阴符》，文与今文小异"。（见明代郁逢庆《书画题跋记》）。

唐初欧阳询曾书写《阴符经》与其子善奴。南宋岳珂在其《宝真斋书法赞》写跋云："右太子率更欧阳询字，信本《阳符经》真迹，一卷"。

唐初褚遂良曾三次书写《阴符经》。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奉敕书写《阴符经》五十卷，草书，自题为"起居郎臣褚遂良奉敕书"。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又书写一次。南宋楼钥《攻媿集》中说：在“都下三茅宁寿观见褚河南真迹注本”。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奉旨书一百二十本，小楷。文征明《停云馆帖》所刻诸遂良《小字阴符经》，卷末云：“唐永徽初，褚遂良尝书一百本”。（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引南宋楼钥《攻媿集》卷七十二《褚河南〈阴符经〉跋》。）

元代赵孟頫（公元1254—公元1322），字子昂，曾“小楷《阴符经》”。（见明代郁逢庆《书画题跋记》。）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阴符经》的历程是光明磊落的，虽然旅途坎坷，但瑕不掩瑜。《阴符经》的基本情况大致如此。

（二）《黄帝阴符经》为何冠“黄帝”之名，定“阴符”之实，为何有这么多的名家作注解

据初步统计：书名冠以“黄帝”二字者，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15种，《隋书·经籍志》著录26种，《旧唐书·艺文志》著录18种，《新唐书·艺文志》著录30种，共计89种。这些书籍虽然是后人编纂的托名之作，但都以黄帝时代的政道、治道、兵道等思想资料及文字材料为原始依据，掺杂作者所见所闻而著作成书的。例如《汉书·艺文志》中《黄帝》十六篇；《封胡》五篇；《风后兵法》十三篇（按：现在还有《风后握奇机》）、图二卷；《孤虚》二十卷；《力牧兵法》十五篇；《鬼容区兵法》三篇；《黄帝四经》四篇；《黄帝君臣》十篇；《黄帝铭》六篇……等。又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黄帝问玄女经》三卷；《黄帝用兵法诀》；《黄帝兵法孤虚推记》一卷；《黄帝太一兵历》等。以上这些书籍大部分谋略思想内容，在《阴符经》

各篇中都有或抽象或具体的表达。所以《阴符经》成为研究政道、治道、兵道的一种谋略思想宝库，也可以认为它是道家研究兵学的一部奇异兵书。也可认为它是黄帝君臣综合谋略思想的成果，由黄帝奠定了《阴符经》的雏形。对于上述的社会文化现象，过去人们都习以为常，明知此书并非黄帝所撰，但书名却仍然沿用不改。所以《阴符经》冠以“黄帝”二字为全名就称为《黄帝阴符经》。

为什么又定以“阴符”之实呢？

据《阴符经三皇玉诀》中说，黄帝问曰：“阴符者，何也？”广成子曰：“此‘阴符’二字上可通天，下可察地，中可化生万物，为人最尊。阴者，暗也；符者，合也。古之圣人内动之机，可以明天地造化之根，至道推移之源，性命之本，生死之机；知者可究合天人之机，操运长生之体，故曰‘阴符’也。”这里的核心意思是：最高统治者掌握统治天下的生杀大权与智谋韬略，藏之于头脑中，然后再运转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去，这是对的；但也暴露了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关系，即孔子、墨子、子思、孟子、庄子、荀子等所争论的天人之辩，以此来解释阴符的。这又不对了。所谓“究合天人之机，操运长生（指国运长久）之体（指政治制度）”（道教徒则利用这两句作为修身炼性，以谋长生之道），就叫做“阴符”。如果这样，那么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人类社会的盛衰兴亡，又该怎么办呢？这种解释不能完全说明“阴符”的含义。

据《鬼谷子·揣篇》中说：“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权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这是“阴”；《鬼谷子·摩篇》中说：“摩之，符也。内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隐微，摩之以其所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应也，必有为之。”这就是“符”。这里的核心思想是：

主观的智谋韬略要“揣”，同客观的事物是否“内符”，则要去“摩”，都符合了，才能有所作为。这样“揣”“摩”的原理恰恰就是“阴符”原理，所以梁陶宏景给《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作注说：“阴符者，私志于内，物应于外，若合符契，故曰阴符。”陶宏景的核心思想是：“私志于内”就是要求主观上的智谋韬略，必须要“物应于外”，即必须符合客观的真实情形，而且要求“若合符契”，就象君主与将帅合质刀刻木雕的兵符那样，准确无误。这样来解释阴符作为一种谋略观和认识论，同《黄帝阴符》的实际思想内容就完全吻合了。这是可以取法的。

据赤松子等《黄帝阴符经集解》说：“阴者性之宗，符者命之本，此阴符之者。内以修身，外治家国，包罗天地，总御群方，古今得道仙真，皆因此义，以至于‘无为’矣”。这里的核心思想是：道家、神仙家内则修身养性（无为也），外则治国治军（无所不为也），还要“包罗天地，总御群方”。这不就是战国时代子思、孟子提出的，西汉董仲舒强调的所谓“天人合一”，而为宋代张载、程颐、朱熹等所反对的吗！问题在于他们多从“性”“理”“命”方面来解释阴符，借此来论证“天人合一”的关系，因而又暴露了天人关系的一种神秘学说，象这样解释阴符，就只能陷入唯心论的圈子里去了，因之是不可取的。

再看诸葛亮为《阴符经》写《序》其中怎么说的：“……观乎《阴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圣人藏之于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见其迹者，天机也。”这里的核心思想是：“藏之于心”是“阴”，“陶甄天地，聚散天下”是“符”，“不见其迹”就是“天机”。质而言之，阴符就是天机。天机就是“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这个统治者的生杀大权了，当然更是政道、治道、兵道的智谋

韬略认识过程和智慧实体了。这是以唯物论的观点来解释阴符的。这就是为什么定以“阴符”之实的原因。

研究《阴符》没有别的要求，只求把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统一起来，简而言之，就是主客观一致，才能真正达到“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的目的。

那么，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哲学家为《阴符经》作注或专释呢！

现在对《阴符经》中作注的十二家的活动以及能够作注的基本条件，简介如下：

广成子。上古时仙人。其实他是空同氏部落首领，居于崆峒山（今甘肃平凉西六盘山）石室中。据《庄子·在宥》记载：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曰：“我闻孟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意指政道、治道）；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意指治道、兵道）。为之奈何？”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意为：佞人的思想总是要想方设法来消灭不同道的人以发展自己的），又奚足以语至道！（那又何必同他谈论至道！）”三个月之后，黄帝又去问：“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广成子曰“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人其尽死，而我独存乎？”对此，宋代苏轼著有《广成子解》。广成子讲的同《阴符经》中的“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在含义上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他认为《阴符经》的言论，后人取用两条：一是“积火焚五毒，五毒即五味，五味尽，可以长生也。”二是“甲子合阳九

之数也。卦象出师众之法，出师以律，动合鬼神，顺天应时，而用鬼神之道也。”以当时条件来看，一是没有文字记载，二是“结绳而用之”（记事），广成子还给了黄帝“自成之经”（这不是指书，而是指结绳所记的经典式语言），所以广成子的注，理应理解是后人补上去的。

伊尹。夏末商初有莘氏人，汤娶有莘氏女为妇，伊尹负鼎俎陪嫁于汤。他以五味之理说汤，致于王道；并说素王及九主之事，得任国政，佐汤灭夏，为商朝相国。他又辅佐商的第二代、第三代，后死于商朝第五代时。伊尹是大政治家、军事家。《汉书·艺文志》把他的著作《伊尹》列人道家类。当然此书不是手稿，而是后人依据他的思想言论材料编纂起来，托名于他的，当时除符号文字外，已有甲骨文字流传了。因为道家源出于史官，历论成败和存亡，盛衰与祸福，以及古今之至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并日独位清虚，可与为治。这些思想观念，在《伊尹》都有反映，所以他给《阴符经》作注，是完全具有条件的，是在研究《阴符经》之后的情感表达。其注虽然只有五条，但均为谋略思想的针砭良言，含意精深。

太公吕尚，本姓姜，名尚，字子牙，因其祖先曾封于吕，以封国为姓，所以又称吕尚。姬昌（周文王）得他，号为太公望，周武王姬发尊之为“师尚父”。他辅周灭殷商，是一位大军事家、大政治家，以功封于齐。唐玄宗为尊重军事，给他建立太公庙；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追谥他为“武成王”兵圣；唐德宗、宋太祖均是非常推崇他。《六韬》是战国时人根据他的思想言论材料编纂成书的。宋神宗年间把《六韬》列人《武经七书》中。《汉书·艺文志》把《太公兵法》列入道家类，还有《太公阴符》、《周书阴符》。吕尚为《阴

符经》作注是最具有条件的，上篇中有四条，下篇中有四条，俱是解释原文谋略思想的本意的，是最具有权威性的注释。

老子，即李耳字伯阳。春秋时的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即管理藏书的史官），孔子曾向他问礼。他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历乡曲仁里人，后退隐。著有《老子》亦称《道德经》，当时是以籀文文字著作和流传的。《汉书·艺文志》中说：“能讽（读）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尉律、学僮（童）十七已（以）上始试，讽籀文九千字乃得为史。”他为《阴符经》作注是完全具备条件的，仅注一条，如树大纛，一针见血。后来的道教兴起之后尊他为始祖。

孙子。姓孙名武，本为齐人，因齐内乱，客居吴国。他是春秋时期的大军事家、大兵法家，遇吴王招贤，经伍员推荐给吴王夫差，任为将军，他辅吴西乱强楚，北威齐晋。在唐宋两代所建的武成王庙中，他是列为兵哲十人之一的。他著作的《孙子》十三篇，当时用籀文后用篆、楷流传至今，宋神宗年间把《孙子》列为《武经七书》之首，称为兵学鼻祖。他用言为《阴符经》作注是完全具有条件的，作注二条，主要精神是用治军之道来解释原文含义。

范蠡。楚国人，仕越，为越相国，是大军事家、谋略家，辅越灭吴。宋太祖选他为武成王庙中的兵哲十人之一。他初劝越王勾践不必现在就急于攻吴；后劝勾践立即攻吴，吴来求和，他即劝阻；最后劝勾践干脆灭吴，以便称霸东南。《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范蠡》二篇，当时用籀文、大篆流传，至汉书时已用小篆、楷书流传了。他为《阴符经》作注是完全具有条件的，作注一条，他的思想与《阴符经》是一致的，可以说是大量的一致。

吴子，即吴起，战国时卫人，先事鲁，因杀妻求将，鲁人恶之，

遂去鲁仕魏文侯、魏武王，为西河守将，抗拒秦韩，大小战七十余次之多，后遭诬陷。吴起逃楚，被任为相，力主改革，得罪旧贵族，楚悼王死后，被射死。《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吴起》四十八篇，今本《吴子》六篇。所以吴子是一位军事家、政治家，也是政治的改革者。他用言为《阴符经》作注是完全有条件的，作注一条，主要精神以治军之道来解释原文的含义。

鹖冠子。无姓名，战国时楚人，以鹖羽插冠为号，故称鹖冠子。据传他“初本黄（帝）老（子）而未流于刑名（刑名家的刑名法术之学），是一位谋略家、思想哲学家。著作有《鹖冠子》一书，当时以籀文、大篆，后为小篆楷书流传至今。他用言为《阴符经》作注一条，词语铿锵，发人深思猛省。

鬼谷子。据传姓王名诩，战国时楚人，隐居于颍上阳城鬼谷，因此为号。苏秦、张仪均师之，孙膑庞涓曾向他学兵法。他是一位大谋略家，是纵横家的鼻祖，不是政治家的政治家，不是军事家的军事家。著有《鬼谷子》一卷，在其《本经》中有《阴符七术》，当时以籀文大篆、小篆流传。他为《阴符经》作注五条，见解独树一帜，非常有特色。

张良。字子房，其家五世相韩，韩亡后，他约一力士击秦始皇，不中，逃匿下邳，在圯桥接受黄石公授于《太公兵法》，为帝王师。他辅佐刘邦，击灭项羽，一统天下，创建汉王朝。他是一位大军事家、大谋略家，刘邦在论功授封时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晚年为避祸，脱然高引，不知所之。唐宋两代封建武成王庙时，他均被追谥为“兵亚圣”。他曾同韩信序次兵法。他曾传黄石公《素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张良经》一卷，《张氏七篇》七卷（张氏即张良）。张良为《阴符经》作注十四条，言

简意赅，针针见血。有的《阴符经》本称“汉张良注”，这是他具备的条件太优越了。

诸葛亮。祖籍为山东琅琊人。后随叔移居南阳卧龙岗，叔死后移居襄阳西隆中。他外游历学，经司马徽向汝南灵山酆公玖学习兵法、阵图《孤虚旺象》《三才秘录》，酆公玖又引他去南郡武当山北极教主处，学习了《琅书》、《金简》、《玉册》、《灵符》等六甲秘文，五行道法。后司马徽见之，改容曰：“真第一流也。”他在刘备三顾茅庐谈论天下大事时，提出“隆中对”的天下三分决策，后佐刘备，建立蜀国，任丞相。他是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谋略家，这是他本身具备的条件决定的。唐宋两代均追谥他为武成王庙中的兵哲十人之一。《宋史·艺文志》著录有《诸葛亮行兵法》五卷，《诸葛亮用兵法》一卷。这是后人托名的。现代辑有《诸葛亮全集》，其中有《将苑》、《兵法》、《军令》等。他为《阴符经》作注五条，独有创见，发人深思。他为《阴符经》作注的条件太优越了，他作的注，正如他说的：……“鬼神之情，阴阳之理，昭著乎象，无不尽矣。”

李筌。里籍不详。唐玄宗时做过节度副史及刺史。他曾给《孙子》作注（见《十一家注孙子》）。后为道教徒，号少山石达观子。他著有《太白阴经》，其中错误很多。他编造神话，故弄玄虚，写了一本《黄帝阴符经疏》和《序》，与《黄帝阴符经》唱反调，作注十九条，大谈神仙修炼之术，甚至把《阴符经》的上篇改为“卷上神仙抱一演道章”，中篇改为“卷中富国安人演法章”，下篇改为“强兵战胜演术章”，以此修改来贯彻他的“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术”谬论，企图把《黄帝阴符经》的智谋韬略思想观念篡改为道教的巫术、诵诫清斋术。在他作的注中，旁征博引的典故不少，但搞错的却很多。占的篇幅虽多，但在研究《阴符经》的政道、治道、兵道等的谋略思

想观念方面的参考价值确是不大。正如吕坤说的："经深矣，解之者又深则道愈晦"了。并且他的《黄帝阴符经疏》与序，均遭到同时代张果的《黄帝阴符经注》的指责或批判。李筌这一家的注，真是败笔。但也作为十二家注之一。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只有四百六十一个字的《黄帝阴符经》，竟然有如此众多的大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哲学家都在研究它，为它作注（还有百家的注本不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黄帝阴符经》是统治者提倡和运转政道、治道、兵道的智谋韬略思想宝库，被称为《黄帝天机之书》，是道家研究兵学的一部奇异兵书。仅此就可见它的份量之大，毋庸赘言是很诱惑人的心智的。

其次是当代人王明先生在《哲学研究》第五期发表的《试论〈阴符经〉及其唯物主义思想》中说的那样："这部书中有朴素的唯物思想，也有自发的辩证思想因素。如果认为《老子》和《阴符经》两部书都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观念的话，我觉得《老子》书里鲜明的部分是朴素的辩证法，《阴符经》里突出的部分是朴素的唯物论。《老子》的思想一向被哲学史工作者所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而《阴符经》这份宝贵的先民文化遗产，我们似乎应该珍视它研究它，批判地接受它，特别是它的唯物主义光辉的学说"。经王明先生如此透彻地分析和评价《阴符经》，这就是促使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谋略家、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给《阴符经》作注了。说句老实话，在经史子集浩如瀚海的典籍中，象《阴符经》这样，有如此众多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谋略家、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作注，还没有见到过，至少在目前是如此。

再其次：《黄帝阴符经》由来久远，内容纯粹，反映的都是有关

研究政道、治道、兵道的谋略思想，也就是说它是吸收了上古时代“至德之世”结绳记事记言的精华。据《庄子·胠箧》中说：“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户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有了这些精华，后代人当然要研究它。继空同氏部落首领广成子发端之言作注之后，就有十一家来研究它并为它作注。宋代张伯端、明代吕坤，当代王明都有敏锐专释。可见它的典籍地位之高，影响之大，也就成为必然了。有如此众多的人作注就不奇怪啦！

也许有人说：这十二位大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哲学家的语言给《黄帝阳符经》作注，是某一位学者引用他们的语言来作注的。这有没有可能呢？我们认为：不大可能。因为大部分注语，在经史子集中，从未出现过，并且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掌握这么多的语言思想材料和积累自结绳时代以来的雏形文字、甲骨文字、籀文、大篆、小篆、正楷、草书等文字资料。质而言之，研究《阴符经》的人太多了，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位学者独具如此的天才，能够匹敌于那些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谋略家、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的慧眼和思想观念。所以这一说法是不可能的。

还有人说：注是李筌最后完成的。如果这样，那么李筌为什么唱反调，他注的多，但价值不大。所以此说不能成立。

（三）《黄帝阴符经》是何人所撰、何时成书的

《黄帝阴符经》由来久远，辞语奇特，气魄很大，胆略宏伟，言

必有据，理必辩证，一般作者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例如“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又如“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又如“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及昼夜，用师万倍”，等等。在无数的经史子集中是见不到这种命题和论断的。因此它的作者是谁，它的成书是何年代，这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要理解这一问题，首先要看其是否具备条件，再看那个时代的文字、语言和书写工具的情况，只有抓着这些根子，才能顺藤摸瓜，推论与判断。研究者对此有多种说法，莫衷一是。下面简介几种，仅供参考。

1、**广成子修撰说**

据《武经七书掌解》中，关于黄石公《三略》解有：“……三略之玄微简要，不类广成子之《阴符经》，而雍容典则与《素书》相表里”。这里含有《阴符经》是广成子修撰的意思是很明白的。那么广成子是不是《阴符经》的修撰人呢？

广成子是空同氏部族的首脑，古称仙人，黄帝向他问至道时，他说他已活了一千二百岁呢！他的思想及其主要活动方面，与《阴符经》有相近之处，后人引用他的言论为《阴符经》作注的有两条。但这样说是很不够的。以当时条件来看，只有结绳记事记言，没有文字和书写工具，无法记载；广成子虽然是一个部族的首脑，但他远在西陲，即使可能了解伏羲氏、神农氏（按：神农氏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一个历史时期中沿袭的多少个人，都称作神农氏。）、炎帝、黄帝、蚩尤等的政治设施与战争情况，他也没有能力来总结政道、治道、兵道的谋略思想，更不必说当时的西方落后于东方了。当时所处年代相当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有了奴隶制因素，也就产生了以掠夺财物和奴隶为目的的战争，也有“日中为市”的某些政治措施。这些根本问

题在他思想言论中，如说有某些见解是可能的；如说他是《阴符经》的修撰，那就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他没有修撰的条件。

2、**九天玄女传授说**

九天玄女，据传是上古时的一位女神。人头鸟身。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玄女下降，以六壬、遁甲、兵符、图策、印剑等物授予黄帝，并为制夔牛（即大牛）鼓八十面，遂破蚩尤。（见《云笈七箴·九天玄女传》《黄帝内传》）。实际上，九天玄女娘娘是母系氏族末，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的一个部族联盟的图腾形象。他们部族来支援黄帝作战，战胜蚩尤，这是可能的；如说“以六壬、遁甲、兵符、图策、印剑等物授予黄帝”，这是道教徒的乱编胡诌了。还有个道教徒唐代蹇昌仁在《黄帝阴符经解序》中说：黄帝得玄女授《阴符》精义，能内合天机，外契人事，则三百言实玄女之所授，而百言乃黄帝之演绎者也，故辞要而旨远，义深而理渊。这个蹇昌仁还根据《黄帝问玄女兵法》、《玄女法》编了一篇《阴符经事迹》，说“……西王母再遣九天玄女授帝秘诀一十九条，《阴符经》三百余言。至于金丹玉篆之文，宝符飞崖之术，入火履水之法无不备焉。”作为道教徒的故弄玄虚、胡编乱诌，我们就不管其真伪了。从研究《阴符经》是谁修撰来讲，道教徒特别是那个蹇昌仁的胡说八道，就是全错的。错在哪里？①所谓“三百言”道藏本都有不少注本是这样说的，唐李筌编造的骊山老母《黄帝阴符》也这样说。其实唐初欧阳询、诸遂良的手写真本都包括了后面的一百一十四字。②八卦甲子问题。史书都说明八卦是伏羲氏创造的，甲子是黄帝命大挠创造的。蹇昌仁可能并不了解。③蹇昌仁编的《黄帝阴符经解序》及《阴符经事迹》企图说明《阴符经》是九天玄女传授的，这怎么可能呢？关键在于当时没有这个条件，九天玄女部族也没有这么高深水平，更不用说他们不可能会

有政道、治道、兵道的智谋韬略思想观念，说是九天玄女传授的，只是神话！

3、**黄帝修撰说**

因为《阴符经》与黄帝的关系，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黄帝之前有广成子、九天玄女等的传授；在黄帝之后有太公等的集注本，东晋王羲之、唐初欧阳询、诸遂良等的手写本及碑帖本、道藏本中绝大多数的注解本，还有不少的集注本等等，大都题作《黄帝阴符经》，并且多数都署名为“黄帝撰”，四库全书本则说“传为黄帝撰”，还有写作“旧题黄帝撰”的。我认为：如果署名，那就以“旧题黄帝撰”更好些。

那么《黄帝阴符经》究竟是不是黄帝修撰的？探讨的关键还是在于修撰的条件。例如：黄帝本人的政道、治道、兵道等智谋韬略思想与客观现实是否符应，他的社会实践活动，有无文字及书写工具等基本手段。

据《史记·黄帝本纪》说：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不能征讨。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来朝享诸侯，诸侯咸来宾从，及有讨平蚩尤。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行，种百谷，抚万民，度四方，组训军队，冠以熊罴貔貅貙虎等图腾名号，三战胜炎帝，九战之后杀蚩尤，被拥立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于崆峒，北逐薰粥，合符于釜山，建邑于涿鹿山下，迁徙往来无常处所。以云记事（比结绳记事有改进了）黄帝受神策，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命史官苍颉造文字（即今汉字的雏形，在此之前可能仍用结绳记事，也可能已有某种符号字型了。）命风后为相，力牧为将，常先、

大鸿（即鬼容区）等治民（按：此民指百姓、人民、军队），顺天地之纪，阴阳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豸。日月扬光，海水不啸，天不异灾，地无别害，山出珍宝，水少洪波，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由上述司马迁所记载的，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可见其盛世，这都是黄帝的政道、治道、兵道的智谋韬略所显露的无穷威力，也就是“天机”说法的由来，有人称《黄帝阴符经》为《黄帝天机之书》，即由此出。所以《阴符经》各种本子都说是黄帝修撰的，这可算是基本条件理由了。

《汉书·艺文志》著录，在黄帝时有《神农兵法》一篇，《黄帝》十六篇，《封胡》五篇，《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鬼容区》三篇。这些书都是后人的托名本，但可说明黄帝时代的政道、治道、兵道的谋略思想，确属惊人，非常宏伟壮观，这也可算作一个基本条件的产生来源。既然如此，黄帝就不能不考虑把这些谋略思想观念传之于后代了，所以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大禹王、成汤王、周文王、周武王等都是身体力行这些谋略思想观念的。由于当时史官苍颉初创文字，还没有条件来记载，所以这些智谋韬略思想观念，仅在统治者当中秘传，而被统治者就无法知道其奥妙了。黄帝及其时代的政治兵道的措施与智谋韬略思想观念，是否可作为《阴符经》的雏形或与之有相当的血缘关系？这不能说是妄议吧！

再看黄帝的另一些社会活动及其主客观思想观念。据《庄子·在宥》中说：“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于天下”前往问广成子，说：“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管）阴阳，从遂群生，为之奈何？”广成子告诉他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人其尽死，而我独存乎？”这一问一答有两点值得研究。①黄帝去问“至道”，说明他是为了政道、治道、兵道的难题

而去的；②广成子说的窈冥昏默，就是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则“无为”也。可能广成子发见黄帝过于繁忙，劝他保持国运长久，人民安康，自己也可长生，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在生死观念上，广成子告知黄帝，意思是你无法独存，人民也不可尽死，就是说：该生则生，该死则死，幸生不生，不怕死反而不死了。上述两点的思想观念在《阴符经》中是有多方面的表达。由此可见，黄帝与广成子在对政道、治道、兵道的谋略思想观念方面是相同的，这对《阴符经》的修撰是有重大影响的，不能忽视啊！

据《抱朴子·地真》中说：黄帝“西见中黄子，受‘九加（品）之方’，过崆峒从广成子受‘自成之经’。”这个“九加（品）之方”可能是《阴符经》中的“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九加即九窍，三要即耳目口，就是太公吕尚说的：“耳可聋而塞，目可穿面眩，口可利而讷，兴师动众，万夫莫议其奇，在三者，或可动，或可静之。”这就是说严守机密；其次，《阴符经》下篇中说：“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这就是说，要把敌方变成聋子、瞎子，然后任我而宰割之，所以太公吕尚说：“目动而心应之，见可则行，见否则止。”何等主动自由！这就是“九加（品）之方”的奥秘。所谓“自成之经”是广成子对黄帝讲的某些经典语言，例如：“以为积火焚五毒，五毒即五味，五味尽，可以长生也”。又如：“甲子合阳九之数也，卦象出师众之法，出师以律，动合鬼神，顺天应时，而用鬼神之道也。”这个“自成之经”，也许是用某种符号的原始结绳记事的概括，这对黄帝的思想观念是有不小影响的，同样，我们不能忽视啊！

由于黄帝本人的亲身经验教训，九加之方与自成之经的影响，这就使他有可能总结一种发人深思猛省的君人南面之道，即主客观一

致的东西，名之为“阴符”，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限于当时文字还在初创，又没有书写工具可记载，因而不能修撰成一卷书，只能以主观上的谋略思想观念内容，要求符合于客观的实际，一代一代的把这一“阴符”秘传下去，作为君人南面的先机之术。大约从公元前26世纪起到公元前16世纪，有甲骨文字的商初这一千多年的过程中，“阴符”经历了帝颛顼、帝喾、帝挚、帝尧、帝舜、大禹及其后十六代君主的继承，特别是帝颛顼、帝喾都是精明的，而且还有八恺八元的辅助，帝舜更重他用，所以“阴符”的谋略思想观念，是尽情得到发挥的，在这千余年的秘传中，“阴符”可能已经不是书而又是书了，因为文字从初创到商初进化很快、很大，书写工具可能也有改进，因面伊尹就有可能读到“阴符”，于是就为“阴符”作注五条，并且都是“阴符”下篇及其最后，这个贡献是很大的。在此之前，黄帝“阴符”的雏形，在千余年秘传中，经过帝王将相的运用和推导，由雏形文字组成“阴符”雏形，就可能成为甲骨文字的书型，这种书型的《阴符》才改变其本来面目“阴符”为书型《阴符》，在商代之前就已完成《阴符》书型的书，但还不是象我们今天所理想见到的书型的书，要知道它是用甲骨文字组成的书啊！

由上述我们可以明白：这个不是书的“阴符”，是由黄帝定下来的雏形，经过千余年的秘传，才由“阴符”雏形成为甲骨文字的《阴符》书型，称之为《黄帝阴符》。因为“阴符”不是用文字记载，而是以心领神会，口头秘传，所以称为“阴符”雏形，但在有甲骨文字积累成书之后，即可阅读，故称为《阴符》书型。由于文字和书写工具的限制，“阴符”雏形不可能有很多字数。看来伊尹作注时，《阴符》是有451个字的，从那时起，流传至今，还是451个字。那些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谋略家、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们只为《阴符》

作注，让人理解，并未改动、增添或删减一个字，这真是黄帝时代的政道、治道、兵道的智谋韬略思想观念的伟大贡献！

可能有人会说：从黄帝到商初，“阴符”雏形在帝王将相靠心领神会，口头秘传，竟达千余年，为何没有一点流失或遗误呢？

这里要明白以下情形。

黄帝把雏型的“阴符”传授时，究竟有多少字、哪些内容，很难知道，因为是靠心领神会，口头秘传，究竟有多少内容与多少字，恐怕连他自己也未确定，当时并未定型，仅是秘传的雏型。但伊尹作注时是有甲骨文字的书型的，而且伊尹的注都在下篇和最后，可见“阴符”秘传至商初之前，就已经是451个甲骨文字书型的《阴符》了。

其次：有历代史官的功劳。黄帝命史官苍颉造文字，这与秘传“阴符”雏型是有重大关系的，不管用什么文字或符号，史官们总是有记载的，史官们除了在帝王将相聚会时记言记事外，他们有条件理解帝王将相的思想、言论各种资料，并且又能运用藏于金柜石室的各项材料，这样，在秘传千余年中的各代史官们，对雏型“阴符”的秘传情况是清楚的，通过他们的具体努力，使“阴符”雏形在秘传千余年到商代之前完成似书的书型《阴符》，或者可能在夏代前中就已完成了，这是根据文字的发展完全可能办得到的。

自从伊尹为《黄帝阴符》作注后，又秘传至商末周初，这时有些典笈的文字已逐步由甲骨文向籀文方向发展，并有用布帛、竹简作为书写工具的趋势。殷商灭亡，周代兴盛，人才荟萃，天下一统，史官们就更忙了，帝王将相也忙于整理自己的经验教训史料以育后人，因此出现了《周书阴符》、《太公阴符》。为什么这两本书不叫别的什么书名，而偏叫“阴符”呢？这与在当时的秘传的《黄帝阴符》是有某种渊源的。因为《黄帝阴符》是在帝王将相中的秘传品，是不公开的

流传的，而《周书阴符》、《太公阴符》则不是秘传品，是公开流传的。所以《战国策·秦策一》、《史记·苏秦列传》中都说苏秦拥有并攻读过这两本书，而“揣摩成矣”，但苏秦就没有读到过《黄帝阴符》，这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我们见不到《周书阴符》、《太公阴符》了，但是在《黄帝阴符》中却可看到太公吕尚为《黄帝阴符》作注的九条，数量是多的；并且还可从《六韬·龙韬》中看到《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这都是与《黄帝阴符》的渊源很深哩！因为《黄帝阴符》不是周代的作品，而是从以前的朝代秘传下来的。太公吕尚为之作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帝王将相读懂而已，当时的《黄帝阴符》不是成卷的书，而是甲骨文字或籀文组成的书型。所以太公吕尚促成《黄帝阴符》早日能成为成卷成本的书，贡献是很大的。

在周代盛世之际，甲骨文已让位于籀文、大篆书，书写工具也在向有利集中成卷方向发展。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尉律、学僮（童）十七已（以）上始试，讽（读也）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可见当时文字的演化书写工具的发展，为史者需要能读九千个字的籀文或大篆书，这是十分高超的艺文学术水平啊！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人才辈出，百家争鸣，《黄帝阴符》也就更有相应发展的余地了。在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孙子、范蠡，战国时期的吴子、鬼谷子、鹖冠子等这些大思想家哲学家、大军事家兵法家、大政治家都为《黄帝阴符》作注，阐述黄帝以来的政道、治道、兵道的原理与智谋韬略思想观念，再加上《庄子》、《列子》的呐喊和补证，孕育了两千多年，由雏形——→书型——→而写帛刻简成书，诞生的条件完全具备了。

宋代朱熹在《阴符经考异序》中说：“伊川程子（即程颐）曰：‘《阴符经》何时书？非商末即周末。’邵子（即邵雍）曰：‘《阴符经》，七国时（即战国时代）书也’。”近代学者梁启超说：《阴符经》

“置之战国之末，与《易·系辞》、《老子》同时可耳，盖其思想与二书相近也。”（见《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因此，我们认为：《阴符经》不是黄帝修撰的，而是黄帝奠定的雏形，称“阴符”；夏末商初已有甲骨文字组合的书型，可以称《阴符》；在战国末期，刻简写帛成书，全称之为《黄帝阴符经》。简称《阴符经》、《阴符》。《黄帝阴符经》不是某一个人修撰的作品，而是经过了两千余年的漫长岁月，在五帝、三王、春秋、战国秘传中，历代史官们的具体工作，组织整理而成的集体创作作品。依照黄老之学的性质和范围，把《黄帝阴符经》列入道家类的经典著作之一。

4、其他修撰者说

有人依据《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张鲁《阴符经元义》，便推断《阴符经》产生的时代“决不会晚于东汉末年”；据此，又推断《阴符》是东汉末张鲁修撰的。既然如此，诸葛亮为《阴符经》作注就没有根据了。这不可信。张鲁既然是《阴符经元义》的注者，怎么又变成是《阴符经》的修撰者呢？这里的关键是：道家和道教二者的思想观念根本不同。由于有人分不清道家（源出于史官，老子、庄子是其代表人物）、道教（源出于古代巫医，东汉末道教是张道陵兴起的，张鲁就是张道陵的孙子。）的历史渊源，不从道家经典《阴符经》成书的历史条件、哲学思想条件、文字演变与书写工具发展的条件等方面，来研究《阴符经》的作者、成书年代的可能性，硬是从道教的徒子徒孙们的诸多注本中去考证《阴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岂不是徒劳吗？即使抬出道教奉为教主的老子李耳，李耳也会接受的，因为他就为《阴符》作过注，读过《阴符经》。当然更不能否定五帝三王、春秋战国时代多少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哲学家对《阴符经》诞生的功绩。所以不能说《阴符经》是东汉末年张鲁修撰的。

还有人说：《阴符经》是东晋时杨羲、许谧修撰的；也有人说：《阴符经》是北魏道士“寇谦之作伪”而修撰的；也还有人说：《阴符经》是唐代李筌杜撰的。这些考证与说法，是人云亦云的，作研究参考，价值不大。

还有人认为《阴符经》与《周易参同契》的思想内容、文字风格“有若干相似之处”，便又断定《阴符经》是东汉末年的作品。并且还借用当代王明提到过的：“清朝顾椠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卷八兵家类，著录程遐《阴符经注》一卷”为“颇有参考价值”，作为旁证，这真有点莫名其妙了。所谓“思想内容”，《周易参同契》能与《阴符经》相比吗？再说所谓“文字风格”，这是糊弄人的吹牛脱身法，说实在的，《阴符经》的文字风格，《周易参同契》的文字风格能比得上吗！由于道家与道教的思想体系不同，所以道教徒不可能理解道家的思想观念，没有实际意义，更无参考价值。

（四）《黄帝阴符经》成书以后情况怎样呢

1、注解继续

《阴符》在战国时代成书以前两千余年的情况如前所述，成书以后又经历两千余年的情况怎样？由于文字由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也得到统一，籀文、大小篆书已被楷书、隶书逐步所代替，书写工具也逐步由竹简、布帛向纸张过渡，所以《阴符》走向繁荣流传是必然的。经过许多坎坷路程，才到达当代的社会主义中国。现在我们的条件是好的，有书可读，有资料可参考，这是总的情况。具体的情况则如下概述。

张良是接受黄石公传授《太公兵法》的唯一的“王者师”，他的

智谋韬略是惊人的。他为《阴符》作注十四条，在各名家中是最多的一个，这是他的巨大贡献。

诸葛亮在人们思想中是智慧的代表，曾为《阴符》作注五条，写《序》一篇，对《阴符经》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李筌为《阴符》作注十九条，条数虽多，但理解不足，又因思想观念不同，所以同《阴符》的原文思想观念大唱反调，大谈神仙术，引用历史典故，故弄玄虚，搞乱情节。甚至编造神话，给人一个印象，《阴符》是李筌杜撰的。他写了一本《黄帝阴符经疏》和《序》，哗众取宠，例如：他西行至骊山，见一老母，口说："火生于木，祸发必克"。他惊问："此是《黄帝阴符经》中之文，母何得而言？"老母说："吾受此经三元六周甲子矣！"按古代术数家的说法：以六十年为一甲子，第一甲子为上元，第二甲子为中元，第三甲子为下元，合称"三元"，就是180年了。《晋书·苻坚载记下》："从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穷于下元，天地一变，尽三元而止。"这也是180年。三元六周是1080年，三元六周甲子则是1140年。就是说，这位骊山老母接受《阴符经》已有1140年了。如果从战国中期《阴符经》成书算起，至唐玄宗天宝年间约为1100年左右，这也说明《阴符经》成书年代是在战国中后期。但是骊山老母怎么会在1100多年前的战国中后期受书而且活了一千一百多岁，以前活了多少岁还没有计算在内呢！这当然是编造的神话。更奇怪的是：古代术数家还有一种说法：4,617年为一元，三元是13,851年，再加六周甲子360年，那就是14,211年了。就是说：骊山老母在14,211年前就受领《阴符经》了，而她活的岁数就不知道有多大了。李筌编造这个荒诞无稽的神话也太离奇了，令人难以相信。他还编造骊山老母给他讲授《阴符经》，实际上是在出售其私纂的《黄帝阴符经疏》，当时就遭到张果《黄帝阴

符经注》的分析批判。因此，李筌的注解参考价值不大，原因是在于他并没有理解《阴符经》的思想观念的本领，可是他却给《阴符经》蒙上一层黑幕了。

2、注本繁多

道家的注本也有，如赤松子等《黄帝阴符经集解》。

道教注本，从东汉末张道陵奉老子李耳为道教教主之后，张鲁搞了本《黄帝阴符经元义》之后，不少道教徒既不明白《阴符经》的思想观念，又不懂《阴符经》是唯物主义学说，因而以唯心主义的思想观念，一哄而起，争先为《阴符注》写注本，借以欺骗其教徒，蒙蔽世人，《清史稿》中收集的注本，竟可达百家之多，除了人云亦云、换汤不换药之外，还给《阴符经》盖上无数的黑幕。从公元200年起，到公元1911年止的近两千年中，在道教徒子徒孙们的搬弄歪曲下，《阴符经》走的都是坎坷旅途，世人一听到说，有本《黄帝阴符经》，便不约而同地说："那本书是搞封建迷信的"。真叫有识之士哭笑不得，甚至有某些当代人也这样看，并用高傲睥睨态度来对《黄帝阴符经》。

3、还有企图熔儒道佛于一炉的儒家注本

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儒家，什么是儒教；其次他们给《阴符经》写注本的意图。

儒家是崇奉孔子学说的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学说内容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政治主张"德治"和"仁政"。战国时期，儒家有八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学说，因而有董仲舒、刘歆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和谶纬之学；魏晋时期有王弼、何晏等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唐代韩愈为排佛而倡导"道统"说；宋代明朝有兼

取佛道思想的程颐、朱熹派和陆九渊、王守仁派的理学；清代前期汉学、宋学之争，中叶以后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封建社会没落而日渐丧失其正统思想地位。由此可见儒家与道家、佛家的思想到后来是纠缠不已，彼此难分的。理学派最典型了。

所谓儒教，就是把孔子学说当成宗教，并和道教、佛教并列。历来封建统治者都企图把孔子神圣化。儒家中的今文经学派从董仲舒到康有为都曾看待孔子如同宗教之教主。但“孔子创教”的说法，则始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

不管是儒家或儒教徒，他们写《阴符经》的注本，其目的就是企图熔儒道佛三家思想于一炉。最典型的就是宋代的大儒朱熹。他干了些什么呢？

朱熹化名为“崆峒道士邹诉”，搞了一本《阴符经考异》，这是很有趣的。他想给道教注本涂上儒家思想脂粉，以求儒道熔于一炉。当然这是可悲的。

更可悲的是：这本《阴符经考异》是不是他写的，都还值得论证。据查：《阴符经考异》与道藏本的蔡氏《黄帝阴符经注》（蔡氏本的原文没有最后114字）文字完全相同。《宋史·艺文志》著录蔡珪《阴符经注》一卷，《阴符经要义》一卷，《阴符经小解》一卷。蔡珪是北宋灭亡后随父蔡松年入金的。他是金朝海陵王完颜亮的天德年间（1149年—1152年）进士，以文学显名，有多种著作，其生年不详，死于1174年。朱熹生于1130年，死于1200年，比蔡珪晚死26年。那么，朱熹搞的《阴符经考异》是否在蔡珪死后的26年内？蔡氏本在前，不可能抄袭朱氏本。而朱氏本在后，难道朱熹抄袭了蔡氏本？抑或是后人著录上发生了错误？这底确是值得探讨的事。

还有一些所谓“儒者”的注本，那就不去研究了。他们大都在做

熔儒道佛于一炉的工作，很难有可称道处。

有些儒者并不完全理解，道教是古代遗传下来的巫术。这些道教徒只知道天师张道陵是他们的创教人，硬抬老子李伯阳为教主。自从张鲁的五斗米道、寇谦之的乐章诵诫新法，陆修静的斋戒仪范出来之后，哪里能够去理解《黄帝阴符经》的唯物主义学说和政道、治道、兵道的智谋韬略思想观念呢？还有些怀疑派在那儿指手划脚。有些儒者装得比黄帝和帝王将相，以及那些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谋略家、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还高明呢。四库本的儒者先生们，对“黄帝”二字敢于删掉，对广成子等五大家不予承认，对伊尹给予除名，对诸葛亮的《序》予以否定，真是太武断了。有失学术研究的风度。

（五）《黄帝阴符经》智谋韬略的思想性

《黄帝阴符经》全书仅有四百五十一字，但其内容都是研究政道、治道、兵道的智谋韬略思想观念，又经十二家作注，深入肯定与发掘，它就成为道家经典智谋韬略学！如果从思想性方面来讲：它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因素，而突出的部分是朴素的唯物论。因而它又是道家研究兵道的一部奇异兵书。下面作一浅析。

1、唯物主义思想的思想宝库

《黄帝阴符经》开始就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这就告诉我们：当你站在大自然与人类社会舞台上，以主观世界观察客观世界的同时，不仅按照客观规律去认识人、事、物的变化与转化，而且要有胆识、有魄力、有勇有谋的有所作为，求得更能适应人的生存和发展。否则就会被消灭在懵懵懂懂之中了。秦始皇接受尉缭“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决策，终于变成现实；韩信“登坛对”，把西楚霸王

置于砧板上，让刘邦去宰割他，以成立西汉政权，变成现实；张良反对立六国之后，目的是在团结争夺天下的力量，后来建议召集商山四皓以羽翼太子，目的在于使汉王朝免于陷入分裂，也变成了现实；诸葛亮“隆中对”，把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取益州为基业，造成天下三分，也变成了现实。这几位帝王将相仰观天上，俯视人间的胆略气魄不是空荡无物的，而是实体存在的，所以“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这是真正地审时度势的唯物主义思想。

书中又说：“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我们知道：阴阳是一种矛盾势力运动。这种矛盾势力运动，是相推相胜的，因而就有变化顺应和变化不顺应的情形出现。例如：刘邦在取得天下统治权之后，为了巩固刘家政权，不惜大锄功臣，杀韩信，醢彭越，斩英布，萧何死于狱中，张良从赤松子游，刘家政权虽然得到稳定，但是政权威力从此衰退矣，这是权力之争不顺应变化的情形；刘秀云台羽将图像，保持相安无事，这是变化顺应的情形；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夺回了军权，杜绝谋反，从而巩固了赵家政权，石守信等将帅自动交出兵权，避免了杀身之祸，这是变化的互相顺应的情形。因为在私有制社会里的权力斗争，就意味着政权的变化，这是无法避免和解决的，所以叫做阴阳相推，力求变化顺应；而在公有制社会里只有权力分配和运用，不存在权力斗争，所以就运用“自然之道浸，故阴阳胜”了。张良对此就注解说：“天地之道，浸微而推胜之”。这里有一个“相推”和“变化顺”与“变化不顺”的阴阳相胜的原理，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运动过程。

《阴符经》中很多论点都包含唯物主义思想。被广泛引用的是“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例如：唐玄宗是以平定两次宫庭政变而登基的，当时不杀掉韦后、安乐公主及消灭太平公

主，铲掉她们的恶势力是不行的；唐玄宗是全唐盛世主宰者，全靠姚崇、宋璟、张九龄等相的治国之道，边疆将帅的镇抚和兵道形成的；他的衰败，全是李林甫、杨国忠二相造成的；军事上的垮台在于滥施恩宠于安禄山，企图换取东北方面最不可靠的安宁，在几十年的文偃武嬉局面下，导致全唐盛世崩溃，自己却颠沛流离转到成都附近的宝光寺与和尚为伍了。其子李亨依靠谋略家、将帅郭子仪等消灭安史之乱才复活李家政权。与此同时的少室山达观子李筌就借机发挥了。他注解说："火生于木，火发而木焚；奸生于国，奸成而国灭。木中藏火，火始于无形，国中藏奸，奸始于无象。"那个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办事很能的杨国忠，跪称父亲母亲以谋作乱的安禄山等等，都是"奸生于无形，奸成而国灭的。"象以上的论点和历史事实太多了。《阴符经》不愧是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宝库！

2、相反相成，相生相克，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辩证法思想因素

《阴符经》中说："天有五贼"。太公吕尚注解说："圣人谓之五贼，天下谓之五德（得）"。其实，这是相反相成的原理。贼是一种败坏力量，它的反面就是一种建设力量。五贼的反面就是五德（得）。贼必有所失，德必有所得，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说实在的，没有得失相当的原理。事物是转化的，那么得可转化为失，失可转化为得，利可转化为害，害可以转化为利，这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活动。毛泽东告诉我们："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余地。"这是相反相成有得有失的辩证思想的运用。例如刘备取得荆州，却遭到了孙权、曹操两面的虎视眈眈的生死威胁，失去荆州，却巩固了益州，造成三国鼎立，三分天下有四十五年。因为五贼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五得就是主观努力的结果。假如能够利用人、事、物中的利害变化与相互转化的契机，那么他要作的事情，就会顺利成功。例如：

《太平御览》卷七九引《蒋子万机论》说："黄帝之初，养性爱民，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交共谋之，边城日惊，介胄不释，黄帝……于是遂好营垒，以灭四帝。""既经战胜了四帝，统一了天下，四面八方的诸侯都归向他。"这不就是以五得消灭五贼的典型例证吗！不仅黄帝如此，而且商汤伐桀，周武王伐纣，也是如此。这就是一帝二王都顺应了天道、地理、人情而统一了天下。实际上仍然是"五得"消灭"五贼"。

所谓"五贼"就是"贼命、贼物、贼时、贼功、贼神"，而"五得"就是"得命、得物、得时、得功、得神"。其中得神是最重要的，就是在精神世界里运用神机妙算，以达到"以小取大，因小灭大"的目的。例如：范蠡助越灭吴，是经过二十二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张良、韩信助刘邦兴汉灭楚，是经过千辛万苦的四年战争的斗争，这么长时间的斗争最后能够取得胜利，是"五得"消灭"五贼"的结果，而神机妙算的作用是绝不可忽视的。所以《阴符经》中说："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这主要说相反相成的自发的辩证法思想运用的概貌，大致如是。

《阴符经》中说："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盗，是撷取、残害。其次，三盗即天地、万物、人。再其次，三才即天地人。就是说：天地生万物，但也摧残万物；万物养育人类，却又杀害人类；人类繁殖并培育万物，却又摧残万物。这些都是生之者变为杀之者。天地、万物、人互相撷取和残害，只要取之以时，措施得当，不违背常理，就能各得其宜，三才这天、地、人也就相安无事了。否则，就是"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了。在这种相生相克原理指引下，相生之

中包含相克之理，在相克之中，包含相生之理，相生相克，各得其宜，各安其位。上下五千年，从黄帝到现代，各开国时期真实情况的反映，不都是如此吗？这种“三盗”、“三才”相生相克原理，不正是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因素吗？所以《阴符经》中说：“天生天杀，道之理也。”最奥妙的是：“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就是说：“三盗”之机，要紧紧抓住不放，立即执行。所谓“机”，即五贼与五得的时机，易见而难知，见近而知远。因之，范蠡劝勾践立即伐吴时说：“从时（机）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惟恐弗及。”关键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否则“沉水入火，自取灭亡”。象这样的辩证法思想因素，在《阴符经》中真的很多，对我们研究人、事、物，研究政道、治道、兵道等方面都有补益和参考价值的。如果不懂得“相生相克”原理，一定会吃亏。

对《阴符经》的辩证法思想因素，李筌不大懂，这不足为奇，因为他是做过刺史和节度使副使的，又是道教中的文人才子，其思想观念与《阴符经》总是唱反调的，即使唱了一个好听的调子，也是“先粉后刮”的。他曾认为：对《阴符经》：“观其精微，《黄庭》八景不足以为学；察其志要，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任其巧智，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表面看来好象是崇高评论，实际上却是不惜血本的降价处理。我就不相信，有了《阴符经》就使“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了。这叫做“捧得越高，跌得越重”。那么是否让写经传子史的都应该“沉水入火？”叫孙武、吴起、韩信、白起这几位大军事家都应该去“自取灭亡”！先粉后刮是道教徒惯用手法，看来李筌也不例外。

不仅此也，还有大儒朱熹，他借闾丘次孟的话说：“《阴符经》所谓‘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

而变化顺矣。’此数语，虽《六经》之言无以加”。这是他要熔儒道于一炉的真心实意，但是未免太骄奢了吧！难怪他还有佛家的思想哩！这真是无独有偶。一道、一儒道佛的李筌、朱熹怎么能分辨《阴符经》的辩证法思想因素呢！本来就不是一家人啊！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诸葛亮为《阴符经》写的《序》中有几句话：“观乎《阴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圣人藏之于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见其迹者，天机也”。所谓“天机”，就是帝王将相头脑中的智谋韬略，对待人、事、物的思想观念和推行的政策与措施。所谓“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就是帝王将相掌握治国治军的统治权势和生杀大权，可以依据形势以宰割天下，凭一时的喜怒，决定人之生死。这不明白地告诉人“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吗？看来这是他对《阴符经》透视的精髓所在。因为诸葛亮是一位大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智谋韬略、思想观念同《阴符经》是一致的，所以他写的《序》对《阴符经》的观察与评论，是从辩证法思想因素出发的。当然李筌、朱熹对《阴符经》的观察与评论，同诸葛亮相比较，那就差得太远了。这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

《阴符经》是研究政道、治道、兵道的智谋韬略思想宝库，历代统治者除了学习不少东西外，对“天人合发，万变定基”是提心吊胆的。所以他们就“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了，因而借口“天生天杀，道之理也。”正是如此，两汉统治中国达425年，两宋达319年，唐代达289年，明代达276年，清代达267年，两晋达139年，元代达89年。这就是中国封建王朝为什么能各自统治如此之久的奥秘所在了。明代吕坤曾经说：“《阴符经》…其言洞察精微，极天人之蕴奥，黄帝得之以御世，老氏得之以养生，兵

家释之以制理，术家得之以成变化而行鬼神，纵横家得之以股掌人群，低昂时变。”他又说：“自有《阴符经》以来，注者不啻百家，要不出三见：曰儒、曰道、曰禅（佛也），倚其一，则三见皆边也。夫玄金在熔，万物可铸；谓称锤是铁则可，谓铁是称锤则不可。是书也，譬之江河之水，惟人所挹；其挹也，惟人所用。”这个说法，从唯物出发，发挥辩证法思想。历代统治者把《阴符经》作为秘传品，不是偶然的，就怕“天人合发”，他的基业要万变，让人家在“天人合发”的“万变”来定新的基业了。所以统治者的手中，拿的不是灯草，而是铁锤！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哲学家的“无动无所不动”，道家的“无为无所不为”的核心思想全在于此。

（六）致敬

十二家注《黄帝阴符经》译注，书稿完成后，曾得到陕西省军事哲学学会领导王成业同志、军事科学出版社领导同志等的审核考查，并指出若干改正处，特在此致敬！

由于译注者水平有限，在译注、说明中，可能都会存在缺点甚至错误，敬祈读者不吝指正与批评，以利更深入的研究、发掘，为阅读这部经典著作而竭尽心力！

译注者

1989 年 7 月

1993 年 7 月

十二家注《黄帝阴符经》译注

上　篇

【原文】

观天之道[1]，执天之行[2]，尽矣[3]。

【注释】

①观天之道。观：观察。如仰观、俯视。天：指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如指大自然时则是指星球运行状态、位移度数，把它同气象、季节联系在一起，推算律历，为利于生产、战争活动而提供条件作参考；把天象变异（如日蚀、月蚀、星殒、迅雷、烈风、暴雨）发生，用来推测吉凶祸福。《荀子·天论》主张：控制自然，为人所用。如指人类社会时则指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探测智谋韬略，以利于决策取胜，诡称为“天机”。道：指大自然的运转规律和人类社会的盛衰兴亡、生死得失的经验教训。句意：纵情观察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变化运转规律。

②执天之行。执：掌握。行：这里指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的活动准则。句意：掌握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变化运转规律的活动准则就是执行天机。

③尽矣。尽：完。如无穷无尽。句意：如果能做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那么这些规律就全被理解和掌握以至于无穷无尽了。

【译文】

〔假如我们站在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舞台上〕，仰观天上的日月星辰运行状态，天体位移度数，气象条件演化，俯视人间的盛衰兴亡和生死得失的经验教训，又能执行这些共识的规律，那么天上人间活动准则的天机，就被我们完全理解与掌握以至于无穷无尽了。

【原文】

故天有五贼[1]，见之者昌[2]。

【集注】

太公[3]曰：其一贼命[4]；其次贼物[5]，其次贼时[6]，其次贼功[7]，其次贼神[8]。贼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9]；贼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10]；贼时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11]；贼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12]；贼神以一验，天下用之以小大[13]。

鬼谷子曰：天之五贼，莫若贼神[14]。此大而彼小，以小而取大[15]，天地莫之能神，而况于人乎[16]！

筌曰：黄帝得贼命之机，白日上升[17]；殷周得贼神之验，以小灭大[18]；管仲得贼时之信，九合诸侯[19]；范蠡得贼物之急，而霸南越[20]；张良得贼功之恩，而败强楚[21]。

【注释】

①故天有五贼。贼：《说文解字》：“败也”。意为毁灭和破坏，也指作乱叛国、为害人民或外来的侵略者。在大自然中，贼是一种毁坏力量，在人类社会中，那些国贼、民贼、贼寇也是一种毁坏力量。既然“贼”是一种毁坏力量，那么“非贼”就是一种阻止毁坏的建设力量。

所以“贼”与“非贼”这两种矛盾势力斗争，就造成万事万物的变化与转化的关键了。实际上就是相反相成原理应用；另一方面，贼作毁坏力量时含有“有所失”的意思，而“非贼”作为建设力量时，含有：“有所得”的意思，因而“失”可转化为“得”，“得”也可转化为“失”，“失败”可以转化为“成功之母”，国家衰败可以转化为强盛，被统治者可以转化为统治者。这又是相反相成原理在应用。因而“贼”又是“得”。但是“贼”和“得”毕竟是矛盾的，在通过事物的变化和转化之后，又是相反相成的矛盾统一体。所以天有五贼，必有五得，得之者昌，失之者亡。贼的核心是得。

②见之者昌。见：现、发现。之：指发现贼与得而掌握其发展变化规律的人。昌：昌盛。句意：如果能及时发现“五贼”，那他必会获取“五得”，因而繁荣昌盛。

③太公。即兵圣吕尚。

④贼命。贼：本意是毁坏，这里借为“掌握”。命：生命、命运。意为要掌握命运。

⑤贼物。贼：这里借为“保护”。物：指物质世界里能统治人的权力，意为要保护权力。

⑥贼时。贼：这里借为“把握”。时：指时不再来，机不可失的时机。意为要把握时机。

⑦贼功。贼：这里借为“奖励”。功：指治国治军、作战及其他方面的功绩。意为要奖励有功绩的人。

⑧贼神。贼：这里借为“提高”。神：指神机妙算的预见性。意为：提高神机妙算的预见性，以达到“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目的。

⑨贼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一：指食物。消：消化了得到养料，

反之产生腐蚀。味：食物使舌得到某种味觉的特性，即酸甜苦辣咸的味道，称为五味。句意：延长寿命，消除饥渴，就用美味的食物；缩短寿命，消耗体质机能，是贪图美味食物造成的。

⑩贼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物：这里指社会中的活动者与国家。利：如珠宝财物等。句意：破坏一些活动者与一个国家，一般的策略是用重利收买，引诱其上圈套，反之，就抵制它。

⑪贼时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时：时机。一信：一时的允诺守信不变。反：回报。句意破坏某时的允诺，天下人都会反对。反之，天下人都报以拥护。

⑫贼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功：功业利禄。恩：恩惠。怨：愤恨。句意：舍不得给予有功当封爵者以封赏，天下人都会愤恨他。反之，天下人都会报恩。

⑬贼神以一验，天下用之以小大。神：指政治斗争与战争中谋略与威力。验：指神机妙算的应验。句意：如果政治斗争与战争中的谋略和威力，应验了神机妙算，那么天下人都会看到大国亡于小国。反之，天下人都会看到以小国取大国政权，以弱小军队战胜强大军队，从而以小国灭亡大国。

⑭天之五贼，莫若贼神。神：指神机妙算与神奇威力。句意：在自然和社会中的贼命、贼物、贼时、贼功、贼神，没有哪一种破坏力量比瓦解对方的威力与神机妙算更重要了。反之，没有哪种力量比发挥自己的威力与神机妙算更重要了。

⑮此大而彼小，以小而取大。此大：指这个国家或王朝是表面强大。彼小：指哪个国家或哪个王朝是表面弱小。如夏桀王朝表面强大，由于暴虐无道，内里却是弱小；商汤仅有百里之地的小国，表面弱小，由于君贤民裕内里却是强大，结果是：商汤灭夏桀。殷纣是铁统江山，

表面强大，由于暴虐无道，内里却是弱小；周武王处于西岐弹丸之地，表面弱小，由于上贤臣哲民心归顺，内里却是强大的，结果是西周灭殷商。句意：这一方强大，那一方弱小，由于贼神变化和转化的结果，却使弱小的击败或灭亡强大的。

⑯天地莫之能神，而况于人乎！天地：这里指莫测高深的无穷变化。句意：天地虽有莫测高深的无穷变化，但是没有比"贼神"的变化与转化更奇妙、深奥、直接见效，更何况为着盛衰兴亡、胜败得失、生死斗争而努力的人哩！

⑰黄帝得贼命之机，白日上升。得贼命之机：意为获得长生不死之术。白日上升：据《史记·封禅书》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句意：黄帝获得长生不死之术，竟然能白日上升。

⑱殷、周得贼神之验，以小灭大。殷：应指商汤王，也指殷纣王。句意：商汤王灭夏，周武王灭殷纣王，这是他们得到神机妙算的应验，所以都能以小灭大。

⑲管仲得贼时之信，九合诸侯。管仲，齐桓公任他为相，定议"图霸"，成为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宋代赵匡胤修建武成王庙，把他列为兵哲十人之首。得贼时之信：主要指归还汶上之田给鲁庄公，诸侯以齐守信不欺人；令燕国庄公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惠王，归还侵燕之地，诸侯闻之皆从齐。九合诸侯：这是齐桓公自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话。实际上不止九次。句意：管仲抓住"图霸不图王"的决策，取信燕鲁因而取信诸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伯）"的第一人。

⑳范蠡得贼物之急，而霸南越。急：借作"激"即刺激。得贼物之急：意为范蠡劝越王勾践向吴王夫差求和，入吴为臣，以避免因兵败而有

亡国之祸，又请以美女、重器贿赂吴国太宰伯嚭，以离间夫差与伍子胥，争取越王勾践和他回越。最后兴兵灭吴。南越：指今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句意：范蠡取得机会，保存越国，以委曲求全，美女、重宝作贿赂，使敌中有我，让越王勾践称霸南越。

㉑张良得贼功之恩，而败强楚。得贼功之恩：指劝阻刘邦立六国之后代，以免分散力量，不能达到一统天下之目的；劝刘邦封韩信为齐侯，以免种下汉楚韩三分天下的恶果，而且可以争取韩信引兵南下击灭项羽，夺取天下统治权。因此贼功之恩是一种策略。就是说，不立六国之后，六国之后代反而拥护刘邦一统天下；封韩信为齐王，不仅加强自己实力，而且更能鼓舞将士，同时打破了项羽派武涉劝韩信三分天下和蒯通劝韩信三分天下的谋略。句意：张良获得“贼功”之恩的巧妙运用，使刘邦击灭了西楚霸王项羽。

【译文】

所以，在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含有相反相成的五种矛盾势力斗争，即贼命和得命、贼物和得物、贼时和得时、贼功和得功、贼神和得神。谁能及时发现，谁的事业就发达昌盛。

【集注译文】

吕尚说：五贼之首就是贼命与得命，其次是贼物与得物，再其次是贼时与得时，再其次是贼功与得功，最后就是贼神与得神了。至于毁灭生命和国灭家亡，这是由于贪图糜烂享受造成的；反之，就能国运长久，性命长生。瓦解敌方的当权者使其为我所用，那就用美女重宝收买他，诱其上当；反之，就要抵制。在某个时候答应的诺言，如果反悔不承认，那会遭到天下人反对；反之，就受天下人的欢迎。舍不得奖励有功勋者，必会遭到天下人的愤恨；反之，就会使天下人报恩。以神机妙算而得到应验，天下人都会看到大亡于小；反之，天下

人都会看到以小灭大。

鬼谷子说：五贼之中没有哪一贼比破坏对方的神奇威力和神机妙算更高明了；反之，没有什么比发挥自己的神奇威力，以达到神机妙算的应验更高明了。例如这一方强大，那一方弱小，但由于“贼神”的运用巧妙，却使弱小的击灭强大的。总之，天地之间虽有莫测高深的无穷变化，但都没有比“贼神”的变化与转化更为直接见效，更何况为了盛衰兴亡、胜败得失、生死进退的人哩！

李筌说：黄帝获得长生不死之术，竟然能够白日飞升。商汤得到神机妙算的应验，竟然灭亡了夏代；姬发得到神机妙算的应验，竟然灭亡了商代，这是以小灭大的典型。管仲抓住尊王攘夷，取信燕鲁，取信诸侯的图霸不图王的决策，因而辅佐齐桓公称霸（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范蠡劝勾践委曲求全，保存越国，以美女重宝贿赂对方权臣，使其为我所用，变成敌中有我，兴兵灭吴，使勾践在南越地区称霸。张良运用贼功之恩策略，使刘邦得到韩信、彭越、英布等全面投入垓下决战，因而击灭西楚霸王项羽。

【原文】

五贼在心[1]，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2]，万化生乎身[3]。

【集注】

广成子曰：以为积火焚五毒[4]。五毒即五味。五味尽，可以长生也。

太公曰：圣人谓之五贼[5]，天下谓之五德[6]。人食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死，无有怨而弃之者也。心之所味也亦然[7]。

鬼谷子曰：贼命可以长生不死[8]，黄帝以少女[9]精[10]气[11]感之。时物亦然，且经冬之草，覆之而不死，露之即见伤，草木植性尚犹如此，

况人万物之灵，其机则少女以时[24]。

筌曰：人因五味而生，五味而死。五味各有所主[25]，顺之则相生，逆之则相胜。久之，则积气蒸蒸，人腐五脏，殆至灭亡。后人所以不能终其年者，以其生生之厚矣。是以至道淡然，胎息无味[26]。神仙之术百数，其要在抱一守中[27]；少女之术百数，其要在还精采气[28]；金丹之术百数，其要在神水华池[29]；治国之术百数，其要在清净自化[30]；用兵之术百数，其要在奇正权谋[31]。此五事者，卷之藏于心，隐于神，施之弥于天，给于地。宇宙瞬息，可在人之手；万物荣枯，可生人之身。黄帝得之，先固三宫[32]，后治万国。鼎成而驭龙上升于天也。

【注释】

①五贼在心。心：指思维器官即头脑。古人把思维器官和思想都说成是心脏的作用，这就误解了。在心，指把“五贼”放在头脑中想深想透，融会贯通。五贼在心：指“得贼命之机，得贼神之验，得贼时之信，得贼物之急，得贼功之恩”，这五个“得”字，说明五贼是得力于思维功夫的。句意：五贼是通过观察天上人间实体，又经头脑思维而形成五种相反相成的谋略思想。

②宇宙在乎手。宇宙：天地万物的总称。四方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宇宙就是物质世界。手：比喻控制的范围，如在掌中。句意：上述的五种谋略思想融会贯通于头脑思维中，那么人的智谋韬略就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即使物质世界也在我掌中。

③万化生乎身。万化：意为无穷变化。《至游子上·五化篇》中列有“道化、术化、德化、仁化、俭化”，还有一个“食化”。实际上指事物的变化和转化，也就五贼相反相成的演化。于此可明白“万化”就是无穷变化的道理了。生：指发生某种变化。身：指亲身感觉与体验。句意：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发生在自己周围，并由我亲身来主宰他。

④以为积火焚五毒。以为：指以五行（金木水火土，为器具。五毒：指五谷中在生冷时所含毒性物质。五毒者，五贼也。反之，五贼就是五毒，五毒就是五味。积火焚五毒：让积累的柴薪发火，焚烧五谷在生冷时所含的毒性物质，通过高温消毒后产生了五味，使生冷食物转化成熟热食品，就可提供生命需要的养料了。《至游子·阴符篇》说："以五谷五味滋养于人，因五行（金木水火土）为工具而生，因五行而死（过量了）。故五行者五贼也……。人以真阳去其阴魔，则百神和悦，血脉流通，五脏生津，长年久视矣。此广成子所以积火焚五毒。五毒者，五贼也"。其实，五贼即五毒，五毒即五味。贪嗜美食者应当节用。

⑤圣人谓之五贼。圣人：指黄帝。之：指相反相成。五贼：指贼命、贼物、贼时、贼功、贼神。句意：黄帝说相反相成就是五贼。

⑥天下谓之五德。德：德者，得也，德得相通。五德：即五得。指得贼命之机，得贼物之急，得贼时之信，得贼功之恩，得贼神之验。（按：关于圣人谓之五贼，天下谓之五德，可作进一步探讨。既然"得"是有所得，那么"贼"就是有所失。由于事物变化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所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利转为害，得转为失。反之如把覆舟打捞起来重新浮于水面，岂不是水依然能载舟了吗，这里害转为利，失转为得。这里的条件是水，转化对象是舟。因此，德可能化为贼，贼可转化为德。五贼自然可以转化为五德，五德自然可以转化为五贼。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和掌握事物变化与转化规律。所以吕尚说：黄帝说相反相成是五贼而天下人却说相反相成是五德（得），其实质，五贼和五德都是相反相成的智谋韬略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是相辅相成的。）

⑦心之所味也亦然。心之所味：指心中所爱之物或人。假如同贪恋美

食美色一样而陷于沉迷状态，那会造成无穷的灾难。句意：如果心味沉迷于所爱的人或某种事物，那么同样会造成灾难。

⑧贼命可以长生不死。贼命：指毁灭构成生命的血精气。长生不死：得命。即益寿延年，国运长久。句意：如果避免毁灭生机，那就可以益寿延年，国运长久。

⑨少女：指道教术语中的姹女。《至游子·百问篇》："姹女者，心之涎也"。心涎指红血球，即血液。成人的血液约占体重的十三分之一。血液在心脏的唧筒样作用下，循着心血管系统在全身周而复始的运行，在人体运行一周，约需时10——26秒。血停人死。

⑩精。精子，即成熟的雄性生殖细胞。雄性生殖腺和附属腺所分泌的精液中每毫升含有8000万至12000万个精子。

⑪气。《关尹子·六化》："以神存气，以气存形"。中医指人体内能使各种器官正常地发挥机能的原动力。如元气。

（按：关于血、精、气，《论衡·论死》中说："人之所生者，精气也。"认为精气是构成人体的物质。《至游子·玉芝、玄纲》两篇则认为：血精气是生命的本体。鬼谷子在这里说的："黄帝以少女、精、气，感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黄帝以避免毁灭构成生命本体的血、精、气，来感化人们必须坚持达到血、精、气的正常运行，如同国家的文武臣僚的工作正常运转一样。

⑫其机则少女以时。机：关键。少女：血液。时：时间。句意：避免的关键，就是使血液随时都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⑬五味各有所主。中医认为：五行、五脏、五味各相对应，各有所主。例如：五味中的酸，属五行中的木，而五脏中的肝亦属木，这就各相对应，各有所主了；五味中的苦，属五行中的火，而五脏中的心脏亦属火；五味中的甜，属五行中的土，而五脏中的脾亦属土；五味中的

辣，属五行中的金，而五脏中的肺亦属金；五味中的咸，属五行中的水，而五脏中的肾亦属水。这就是五味各有所主了。句意：五味的酸甜苦辣咸同五行的金木水火土、五脏的心肝脾肺肾各相对应，各有所主。

⑭胎息无味。胎息：《抱朴子·释滞》："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孔嘘吸，如在胞胎之中"。意谓：修身养性的气功所达到的程度，有如胎儿在母腹，鼻无呼吸，随母亲的呼吸而呼吸，故名。胎息无味：据《胎息经》说："胎自伏气中结，气从有胎中息，气入身来为之生。"所以气指伏气。"修道者常伏气于脐下，守神于身内"。在伏气之后的气，是没有五味的。这就是胎息无味。句意：练功的程度有如胎儿在母腹中，鼻无呼吸，随母亲的呼吸而呼吸，此时在伏气之后的气，是没有五味来危害的。

⑮神仙之术百数，其要在抱一守中。神仙：死者为神，生者为仙。神仙也是人，只是最自私者。术：修炼的方法。百数：千百种。抱一守中：抱一者，练神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者，水也，天生神水。天指心脏，神水即血液。抱一：就是保护血液血脉的畅通。守中者即守真也。守真就是"节饮约食"，使血液在心脏中循环畅流。句意：神仙练神的修炼方法即使有千百种，但其中最重要的，却是保护心脏，使血液由心脏泵出畅流全身，以满足生命需要。

⑯少女之术百数，其要在采精还气。少女：血液。采精还气：老子《内丹经》曰"气活则血荣，血荣则精实，精实则神灵（血脉畅通）"。这样，"气血精髓就内丰了"（见《至游子下·黄庭篇》）。因为血精气是人身的三宝，作用各不相同，所以采精还气来保护血液的畅流，这是练气的修炼方法。怎样采精还气保血呢？血行脉中，依靠气的推动，精的加力，周流全身，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故气有推动血运行

作用，所以“气为血帅”；但气必须获得血供给的营养，才能发挥作用，使人体各部分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有“血为气母”之说；精强则血流量强，精弱则血流量弱，精与血相辅并行，精与气相辅相成，所以有“精气血三宝”之说。血流据气与精，气动依血，精固保血，精气血相伴相依而运行，营养脏器组织，保障生命活动。这就采精还气来保护血液。句意：保护血液的方法有千百种，而最重要的还在于采精还气以推进血液畅流全身。

⑰金丹之术百数，其要在神水华池。金：是“还”之误。兹据《至游子》校正为“还”。译文从“还”。神水：指在心脏中的血液。华池，指肾脏中的水。句意：练形的方法有千百种，而最重要的是保护心脏中血液循环正常，保护肾脏排尿正常。

⑱治国之术百数，其要在清净自化。治国之术有两种说法：

道家的说法。道家源出于史官，他们掌握思想和文字资料很多，同情人民疾苦，憎恨统治者残暴，希望社会安定。例如《老子》中说：“化治于无形”，“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这种治国理论叫做“清净自化”。

道教的说法。道教源出于古代巫术，他们是最自私的，只顾自己的长生不死，不管身外的盛衰兴亡。他们以身象国，认为治国有如治身的练体修养方法。（见《至游子·西行篇·虚白问》）他们说，所谓清净自化：如鸡抱蛋，鱼生火，胎成斯蜕。亦清静无为而无所不为。看来道教徒口味不小哩！但是，道教徒还有另一种说法如纯粹子曰：富国安民者奈何？”奇士曰：“练气之法也”。《老子内丹经》曰：“一身之设，一国之象也。圣人以身为国，以心为君，以精气为民。民宜则国斯泰矣，民散则国斯虚矣。”其实他们讲的是练体修养方法。

由于《阴符经》成书甚早，道家谈治国之论是真心话，道教徒虽然奉道家为始祖，但他们却不照道家治国理论办（不可能），却借治国之论来谈练体修养。这个道教徒李筌就是一个典型，他借为《阴符经》作注的幌子，大谈神仙之术，这是何等罪过啊！

至于道家的清净自化理论也不全面！当另作研究。这里暂从。

句意：治理国家的方法有千百种，而最重要的却是清净自化即无为而无所不为。

⑲用兵之术百数，其要在奇正权谋。用兵之术：用兵作战即是战争。这是政道、治道、兵道的最高决策。这个“术”字摆在这里，实在是不相称。拟校“术”为“道”，即“用兵之道”。奇正：《孙子·兵势第五》：“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其实质就是黄帝灭四帝的办法“右阴、顺术、背冲”，即右虚左实，正面进攻，从敌背后冲击，两面夹击敌人。这是奇正的运用。权谋：《汉书·艺文志》著录“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鬼谷子》中有《权篇第九》《谋篇第十》均可参考。

道教徒李筌说“用兵之术百数，其要在奇正权谋”，并不是在谈兵，而是谈道教徒练功修养。他们认为：“强兵战胜”是“金液练功者也”。因之“一身犹一国也。”、“心者王也，气者相也，脾者大夫也，肺者尚书也，肾者烈女也，肝者户部也，胆者礼部也，胃者兵部也，膀胱者户部也，精液者工部也”。（见《至游子·百问篇》）他们以此来练功。可见李筌的注与《阴符经》的原意总是背道而驰的，大唱反调。应当受到批判。

句意：统军作战的智谋韬略和战略战术尽管有千百种，而最重要的却是奇正权谋。

⑳黄帝得之，先固三宫。之：指上述五事。三宫：指明堂、辟雍、灵台。是古代天子布政施令的宫殿。也指三公。《史记》集解·案："黄帝仰天地置列侯众官，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也。"。意为：黄帝明白上述五事，就先设三宫，又任三公，颁政布令，治理万国。

（按：但是，李筌的注不是这个意思。他在"人因五味而生，五味而死"之后得出结论："是以至道淡然，胎息无味，于是提出上述五事的。即：抱一守中是神仙的练神；采精还气，保护血液是神仙的练气；保护心血和排尿正常是神仙的练形；清净自化是神仙的练体；奇正权谋是神仙的练功。把这五事加在黄帝头上，而黄帝又建立三宫（天子之宫、太后之宫、皇后之宫），然后才去治理万国，难道有这样的糊涂吗！李筌借给《阴符经》作注为名，而行污蔑黄帝之实，是应当受到严厉的批判。）

【译文】

五贼和五得是通过观察天上人间实体，又经过头脑思维而形成的五种相反相成的谋略思想，把这种谋略思想运用于大自然与人类社会中，人们就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即使物质世界也在我的掌握之中，无穷变化的人事物也由我来主宰了。

【集注译文】

广成子说：应该这样作。积薪发火，焚烧五谷中生冷时所含的毒性物质，让它转化成熟热食品。除去五毒，产生五味，食用五味能尽量作到有节制，那就获取养料可以长久生存！

太公吕尚说：黄帝所说的五贼，天下人就称五贼为五德（得）。譬如人们有节制的食五味而生存，没有节制的食五味而死亡，但是从来没有人埋怨过或抛弃五味与美食啊！思想上沉迷于某人或某事某物

象贪恋美食的五味一样也会造成死亡。

鬼谷子说：如果避免毁灭构成生命的血精气，那就可以取得长生不死。黄帝以保护血精气来感化人争取生命长久就是这个道理。各种时令季节里的生物能获得茁壮成长也是这个道理。譬如越冬的草，由于白雪覆盖不会冻死，让它暴露在地面，不是冻死，就是伤残，草木花卉的栽种植性都是如此，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哩！其关键就是保护血液随时畅流全身。

李筌说：人们因为有节制食用无毒的五味而获得生存，又因过量食用面死亡。这是由于五味的酸甜香辣咸，同五行的木土火金水、五脏的肝心脾肺肾，各相对应，所以五味就各有所主的特性并将五味导向生理机能，顺之则能生活正常，反之就互争胜败；时间久了，就会积累毒性气体，薰心蒸脑，腐蚀五脏，直至死亡，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之所以不能终结其自然寿命，就是他生前贪图口腹的生活节奏太丰厚造成的。所以最高的治身之道，全在于静心守一（血），如在母腹中随母亲的呼吸而呼吸这就没有五味的危害了。说五件事情：神仙练神的方法千百种，而最主要的是保护心脏，泵出血液，畅流全身，以满足生命需要；神仙练气的方法千百种，而最主要的是采精还气以保护血液畅流；神仙练形的方法千百种，而最主要的是保护心脏中血液循环正常，肾脏排尿正常；神仙练体的方法千百种，面最主要的是象治理国家那样要清静自化；神仙练功的方法有千百种，而最主要的却象用兵作战那样的运用奇正权谋。这五件事，如果牢记在心中，隐藏在精神世界里，那么放开它可以填塞宇宙，满足人间需要，无垠无际的宇宙在一眨眼一呼吸时间内，就掌握在手心里了；兴盛枯朽的万物就发生在他的身边了。黄帝获得这五件事情的效应，就先设三宫，颁布政令，然后以政令治理万国。最后铸鼎功成，他就骑龙上升天国

去了。

（按：李筌讲“五事”是同“五贼”唱反调的。既然他注的是大讲神仙修养之术，那就照译，与原文无关系。）

【原文】

天性①，人②也；人心③，机④也。立天之道⑤，以定人⑥也。

【集注】

亮曰：以为立天定人，其在于五贼。

【注释】

①天性：天赋的本性，即真诚。

②人：人性。即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人的本性，即阶级性。

③人心：即感情和愿望的表现。如人心向背。

④机：指事物变化的枢纽、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关键，也指对事物变化的适应能力。

⑤立天之道。这是指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确立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和活动准则。即《荀子·天论》中说的：“控制自然，为人所用。”

⑥定人：安定人心。

【译文】

天赋本性是真诚的，也是人的阶级性；人心向背，是事物变化枢纽和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关键所形成的。立天之道的目的，在于控制自然，为人所用，以安定人心。

【集注译文】

诸葛亮说：以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和人类社会的活动准则，来确定天赋本性的真诚和测知人心向背而安定人心，其关键在于掌握“五贼”和“五得”的谋略思想和运用它。

【原文】

天发杀机，移星易俗①；地发杀机，龙蛇起陆②；人发杀机，天地反覆③。

【集注】

太公曰：不耕，三年大旱；不凿，十年地坏；杀人过万，大风暴起④。

范曰：昔伊尹佐殷⑤，发天杀之机，克夏之命尽而事应之。故有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⑥。

亮曰：按楚杀汉兵数万，大风，杳冥昼晦，有若灭天地反覆⑦。

【注释】

①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天：指苍穹中的天体如日、月、星等。杀机：这里指天体在运行中受万有引力影响而局部失去平衡，造成能量交替和物质扩散，如星爆、流星、殒石、太阳黑子等出现在天空中和日球周围的景象。移星易宿：（按：移星易宿、地发杀机这八个字，底本无。兹据唐初褚遂良奉　手写的《阴符经》影印帖本、道藏本《黄帝阴符经注解》增补。）指苍穹中某些星球运行紊乱失序，从而一反其常位。句意：苍穹中的星球运行秩序发生紊乱，失去平衡，就会造成天体一反其常位。

②地发杀机，龙蛇起陆。地：指地壳表面的大地。如高山、平原、海洋等。杀机：指地球运动过程中，由于板块发生碰撞，造成地震、海啸、火山爆发。龙蛇：泛指动物及贤与不肖的人。陆：这里泛指陆地、

神州大地。句意：地球运动因板块碰撞而发生灾变，使伏的动物不安，要飞腾蜕化。或者说：大地上发生政治动乱，使退隐、蛰伏的贤哲与不肖者都会涌现于神州来争夺统治权。

③人发杀机，天地反覆。人：指争夺统治权的人。杀机：指为了争夺统治权而互相残杀以至进行战争。天地反覆：指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如政权更替。句意：企图争夺统治权的人就会发生残杀和战争，造成政权更替，形成地覆天翻的根本变化。

④杀人过万，大风暴起。这段历史情节从楚汉战争中彭城之役可得到证明。公元前205年项羽得知刘邦已夺占彭城（今江苏徐州），立即回军攻击汉军，汉军大败，被杀的有二十多万人。不料此时强大风暴从西北方向吹来，树木、房屋被吹倒，扬沙走石，一片幽暗，白昼变成黄昏；暴风吹向楚军，楚军大乱，刘邦才脱出重围。这一史事，说明“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是从自然现象解释的。其实，当时战场上杀人很多，主要是汉军没有作战准备，刘邦指挥无能造成的，与暴风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吕尚说的意思是：作为将帅应当考虑天气季节变化，地理条件变化，不能滥肆杀害敌方人员，如白起坑赵军四十余万，项羽坑秦军二十万。这虽然不是自然风暴，却是战争中的杀人风暴，并且是杀害降卒的最残暴的滥肆杀害。

⑤伊尹佐殷。殷：商字之误。句意：从前伊尹辅佐商汤王，建立商王朝。

⑥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夷：古代中国东部的民族称“夷”。习称东夷。夏至周时，有九夷之称。郭璞《尔雅注》：“九夷在东”（今山东、皖东南、苏北等地区）。汉代称西南少数民族为西南夷。商周时称西部少数为戎，如西戎、鬼戎，以后称西北少数民族为戎。所以西夷之夷实为戎之误。《孟子》引《尚书》：“汤一征，自葛（今河南

宁陵北)，天下信之，东南而征西夷（应读戎）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这是商汤王吊民伐罪，大得人心。句意：商汤王东征东夷而西戎怨，南征南蛮而北狄怨，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来处理呢?

⑦按楚杀汉兵数万，大风，杳冥昼晦，有若天地反覆。这段历史情节均见前注⑥。这是说明“人发杀机，天地反覆”的。其实，杀人、大风，并无必然联系，事属偶然巧合。但将帅应考虑天候气象条件的变化是否影响作战。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开始前就注意西北风转向为东南风的日子，结果风火烧曹军。

【译文】

穹苍发生杀机，造成星移物换；大地发生杀机，造成动物飞腾；人发杀机，闹得天翻地覆，破旧立新。

【集注译文】

吕尚说：农民不种地，三年之内必大旱；不兴修水利，十年之内由淤积导致泛滥；战争中杀人太多，必会有大风暴严惩嗜杀者。

范蠡说：从前伊尹辅佐商汤王，宣称天意发了杀机，夏朝命运已尽，夏桀王暴虐无道，应当死亡，以符合“天发杀机”的应验。所以他出征东夷，西戎就埋怨：为什么不早来解救我们；他出征南蛮，北狄就埋怨，为什么在最后才能解救我们呢?

诸葛亮说，根据史书记载：西楚霸王项羽在彭城之战中杀死汉军数万人，由西吹来大风暴，天昏地暗，白昼如同黑夜，战场上闹得天翻地覆，楚军大乱，汉军脱险。

【原文】

天人合发，万变定基①。

【集注】

良曰：从此一信而万信生，故为万变定基矣[2]。

筌曰：大荒[3]、大乱[4]、兵[5]、水[6]、旱[7]、蝗[8]，是天杀机也。虞舜陶甄[9]，夏禹振骸[10]，殷系夏台[11]，周囚羑里[12]，汉祖亭长[13]，魏武乞丐[14]，俱非王者之位，乘天杀之机也，起陆而帝。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权臣擅威，百姓思乱，人杀机也。成汤放桀[15]，周武伐纣[16]，项籍斩嬴婴[17]，魏废刘协[18]，是乘人杀之机也。覆贵为贱，反贱为贵，有若天地反覆。天人之机合发，成败之理宜然，圣人因之而定基业也[19]。

【注释】

①天人合发，万变定基。天：天发杀机。人：人发杀机。万变：指天下大乱，八方不宁。定基：指经大动荡之后，旧的灭亡、新的产生，为自己的新王朝政权奠定了基业。

②从此一信而万信生，故为万变定基矣。此：指天之杀机、人之杀机相应并发时。一信：指一个地方有人揭竿而起的信息。万信生：天下各地都遵照这一信号起来响应了。句意：当天之杀机、人之杀机并发时，一处的信号传来，天下各地都起来响应，所以天下大乱却是为新的政权奠定基业的。

③大荒：指五谷不收，有饥饿致死的灾荒年。

④大乱：指天下大混乱、大动荡时期。

⑤兵：战争。这里指战乱。

⑥水：指水患即泛滥成灾。

⑦旱：指长时不雨，禾稼枯死，缺水的旱灾。

⑧蝗：蝗虫。指蝗虫为害的虫灾。

⑨虞舜陶甄。虞舜：虞，指有虞氏。舜：即帝舜。黄帝的八代孙（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虞舜。自穷蝉

起以后各代皆微为庶人），姓姚，名重华，冀州人（今山西省西南地区）。曾“耕厉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陶：瓦器，制瓦器。甄：制瓦器的轮子。句意：虞舜微贱时曾在黄河边当过瓦工。

⑩夏禹振骸。夏禹：夏朝的创建者大禹。据《汉书·律历志》：“颛顼五代而生鲧，鲧生文命（即大禹），因此他是黄帝的八代孙（黄帝→昌意→颛顼的五代孙鲧→禹。）（按：《史记·夏本纪》：“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有误。班氏的《汉书·律历志》的说法近得其实。振骸：据《史记·夏本纪》：“令益予众庶（指奴隶，当时被洪水困苦的人民）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给诸侯”、“与益予众庶稻鲜（少）食。”“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难得一饱之食）；食少（缺粮）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是，万国为治。”（见1959年9月第一版P15、P79。）意为：夏禹同益、稷二贤臣，亲自给被洪水困苦的人民运送粮食，或调运粮食，或把无粮地区的人民迁移到有粮地区。句意：夏禹为拯救没有吃的而将变成尸骨的人民的活命，曾亲自去运送过粮食。

⑪殷系夏台。殷：“商”字之误。指成汤王。黄帝的十六代孙。（黄帝→玄嚣→帝喾→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天乙即成汤。）初居于亳（今安徽亳县），曾被夏桀王囚于夏台（今河南禹县南）。句意：成汤王是商朝开国之君，但他曾被夏桀王拘囚于夏台哩！

⑫周囚羑里。周：指殷之西伯姬昌。黄帝后裔。据《史记·周本纪》：（黄帝→玄嚣→帝喾→弃即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古公亶父→公季→昌即姬昌。）羑里：地名（今河南汤阴北）。句意：姬昌为殷西伯，但他曾

被殷纣王拘囚于羑里。

⑬汉祖亭长。汉祖：即汉高祖刘邦。亭长：即里长。刘邦曾当过泗水亭长。句意：刘邦是汉代的创建者，但他出身低微，曾当过泗水亭长。

⑭魏武乞丐。魏武：魏武帝曹操。乞丐：求食者。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中说："父嵩乞匄携养（曹操的祖父曹腾是宦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故云乞匄携养），另外曹操刺杀董卓不成在逃亡中曾向人乞食。句意：曹操虽然被尊谥为魏武帝，但他出身卑微，曾当过乞丐。

⑮成汤放桀。句意：成汤王流放夏桀王于南巢（今安徽巢湖北），桀死、夏亡，建商朝。

⑯周武伐纣。句意：周武王伐殷纣王，纣死殷亡，建周朝。

⑰项籍斩嬴婴。项籍：即项羽。嬴婴：秦二世之兄的儿子。赵高等杀二世立婴。刘邦入咸阳，子婴投降；项羽入咸阳后，即杀子婴，彻底亡秦，自为西楚霸王。

⑱魏废刘协。魏：指魏文帝曹丕。刘协：即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废刘协为山阳公，自立为帝，汉亡，曹丕谥魏文帝。

⑲圣人因之而定基业也。圣人：这里指开国的君主。因：根据。之：指前述的天之杀机与人之杀机同时并发。定基业：指奠定新王朝的大业。句意：大凡开国之君都是根据天人合发杀机的同时，从而就奠定了新王朝的大业了。

【译文】

天之杀机与人之杀机同时并发，造成天下大乱，八方不宁的形势，这就为新王朝出现而奠定基业了。

【集注译文】

张良说：当天之杀机与人之杀机并发时，一处的信息传来，天下各地都按这一信号起而响应了。所以这种信号就为新王朝出现而奠

定基础啦！

李筌说：大凡出现了大荒年、大动乱、大战乱、大水灾、大旱灾、大蝗虫灾等，这是天发杀机造成的。至于虞舜在黄河边当瓦工，夏禹为被洪水困苦的人民运送粮食，成汤王被囚于夏台，西伯姬昌被关押在羑里，刘邦起于亭长之微，曹操出身于宦官养子之家，当初他们并不具有称王称帝的条件，而是乘天（地）杀之机，象龙蛇起陆那样登上帝王之位的。至于君子处于草莽岩石之间，小人居于高官显位之上，权臣专政，滥施淫威，百姓流离，人心思乱，这是人发杀机造成的。例如成汤王流放夏桀王，周武王击灭殷纣王，西楚霸王项羽杀掉秦王子婴，魏王曹丕废除汉献帝刘协，这是乘人杀之机，翻倒高贵者变为卑贱者，反过来让卑贱者变为高贵者，真有点象天翻地覆一样。由于天发杀机与人发杀机同时并发，所以成败之理就昭然若揭了。开国之君就根据天之杀机人之杀机并发的同时，奠定了自己的新王朝大业的基础！

【原文】

性有巧拙①，可以伏藏②。

【集注】

良曰：圣人见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计在心③；彼此利者，圣哲英雄道焉④。况用兵之务哉⑤。

筌曰：中欲不出谓之启，外邪不入谓之闭⑥。内启是其机也，难知如阴，不动如山⑦，巧拙之性，使人无间得而窥也。

【注释】

①性有巧拙。性：这里指智力性格。巧：指超过寻常的心思灵巧。拙：拙劣。句意：一个人的智力性格是不同的，有的思维敏捷，有的头脑

笨拙。

②可以伏藏。伏：埋伏，潜伏起来。藏：隐藏，藏于深处。伏藏：不把真实情况暴露，严守秘密。《易》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不密则害成"。伏藏的办法则是：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大巧若拙，不厌深藏。国有利器，不可示人；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以上所述就是伏藏之法。有此可以避祸，制于人而不受制于人。句意：对于政道、治道、兵道的智谋韬略，都要严守秘密，不厌深藏，待机而作，待时而动。

③圣人见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计在心。见：发现。计：智谋、对策。句意：帝王将相如果发现自己和敌方的长处与短处，对敌我都为不利时，那么将要采取什么对策，在他思想上就已考虑成熟了。这就是"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其计在心。

④彼此利者，圣哲英雄道焉。彼此利者：自己和敌方都共有的长处。道：指导向，即因势利导。句意：一旦发现自己和敌方都有共同的长处，那么，不论是圣贤、哲士、英杰、雄主都要因势利导，使敌方蒙受失败，自己获得胜利。

⑤况用兵之务哉！用兵：用兵作战是国家的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要运用智谋韬略去指导。务：指国家大事。句意：何况用兵作战这样重要的国家大事呢！

⑥中欲不出谓之启，外邪不入谓之闭。中欲：指思想的欲望、观念和企图。不出：不许暴露。启：启用。对自己是启，对敌方是闭。外邪：指身外的诡诈奇谲。不入：不许浸入思想。闭：关闭、抵制。对自己是闭，对敌方却要使其暴露的是启。实质上这是伏藏法中的启闭。句意：思想上的欲望、观念和行动企图不暴露叫做"启"；身外的诡诈奇谲不浸入叫做"闭"。

⑦内启是其机也，难知如阴，不动如山。内启：进行伏藏，要用高度的智慧，坚强的理性严格控制自己，以利修道而保法。机：关键。阴：这里指黑夜。句意：以智慧和理性控制自己的欲望与企图是伏藏之法的关键。隐蔽时要象藏在黑夜里那样，使敌方难以知道和窥测，不行动时要象山岳那样稳定，使敌不敢越雷池一步。

【译文】

人的性格与智力有机智巧妙的一面，有笨拙无能的一面，可以把机智巧妙爆发出来，把笨拙无能隐藏起来，在有利时机转化到机智巧妙上去。这叫做用巧藏拙，待机而作，待时而动的伏藏法。

【集注译文】

张良说：圣人发现自己和敌方的长处与短处，对敌我都不利时，那么他要采取的对策，在思想上就已考虑成熟了；一旦发现敌我都有相同的长处，那就不论是谁都要因势利导，使敌失败，让自己获胜。更何况用兵作战这样重要的国家大事呢！

李筌说：思想上的欲望，行动上的企图，要用智慧和理性来控制，不许暴露，这在伏藏法中叫做“启”；对身外的诡诈奇谲，要用智慧和理性全力抵制并破坏它，不许浸入，这在伏藏法中叫做“闭”。以智慧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欲望与企图这种“内启”是伏藏法的关键！隐藏时要象藏于黑夜中一样，使人难以窥测，没有行动时要象山岳那样坚定。如果这样，那么超乎寻常的智力与才干、头脑迟顿的笨拙与无能这些性格，就没有空隙让人窥测了。

【原文】

九窍[1]之邪，在乎三要[2]，可以动静[3]。

【集注】

太公曰：三要者，耳目口也。耳可凿而塞，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讷[4]，兴师动众，万夫莫议其奇。在三者，或可动，或可静也[5]。

筌曰：两叶掩目，不见泰山；双豆塞耳，不闻雷霆；一椒掠舌，不能立言；九窍皆邪，不足以塞机变。其在三者，神心志也[6]。机动未朕，神以随之[7]；机兆将成，心以图之[8]；机发事行，志以断之[9]。其机动也，与阳同其波，五岳不能镇其隅，四渎不能界其维[10]。其机静也，与阴同其德，智士不能运其荣，深闻不能窍其谋，天地不能夺其时[11]，而况于人乎！

【注释】

①九窍。据《素问·生气通天论》："耳目鼻口七窍合前阴（尿道口）后阴（肛门）总称为九窍"。

②三要。指耳目口。

③可以动静。动静：由于耳目口是可以动静的器官，对客观刺激的反应非常敏感，对主观的反响容易暴露真情。因之要根据需要，使它们如何动，如何静，有时还可借助敌方的耳目口来为我服务。（按：对耳目口的动静请参看《孙子·行军第九、用间第十三》）

④耳可凿而塞，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讷。凿（zhuò 做）：孔窍。塞：堵塞。穿：透，破。如看透本质，看破红尘。眩：眩惑、眼花缭乱。讷（nè）：出言迟钝。利而讷：敏于行而讷于言。句意：根据耳目口功能，可以用间或发虚假情报，使敌方什么情况也听不明白，什么情况变化也看不清楚。这叫做"闭目塞听"，把敌方变成瞎子、聋子；或授其所好，高价收买权奸，使他欲反我而又不敢言，变成敌中有我，为我所用。

⑤在三者，或可动，或可静也。动：指政治动乱或战争时期。静：指社会稳定或和平时期。句意：在耳目口运用必须根据当时需要而定。

或者单方面运用，或者联合运用，在“动”的时期如此，在“静”的时期也是这样的。这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⑥其在三者，神心志也。神：精神世界的智能。心：思想感情殿堂的谋略表现。志：要做什么人、什么事业的志向。（按：太公吕尚说三要是耳目口，这是从揣测表面现象面决定运用策略来说的；李筌说三要是神心志，这是从运用策略摩透敌方内部真实欲望和企图方面讲的。互为表里。在表面把敌方变成瞎子聋子，实际上是把敌方变成残废而任我宰割；从内部摩透敌方真实意图，把敌方的决策部门变成我方宰割鱼肉的砧板。因此要使九窍不邪，必须使耳目口和神心志联合运用。句意：可动可静，除了耳、目、口三要外，还有三要即神心志。

⑦机动未朕，神以随之。朕：征兆、迹象。句意：事机变化已经开始行动，但还没有征兆显露时，就要用神机妙算与智能追踪它。

⑧机兆将成，心以图之，兆：预兆、征候。句意：事机变化将要显露征候时，就要在思想感情上拿出智谋韬略来对付它。

⑨机发事行，志以断之。句意：事机已经暴露而且公开行动时，就要以坚强意志和断然行动击灭它。

⑩其机动也，与阳同其波。五岳不能镇其隅，四渎不能界其维。机动：指事机处于“盘马弯弓箭将发”的必然态势中，已经不可逆转了。阳：指太阳。波：指太阳光波。五岳：指中国五大名山。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隅：角落。四渎指中国古代独流入海的四大江河。即长江、黄河、淮河、济水（金王朝以后，以源不同分大清河、小清河，无济水）。句意：当天之杀机、地之杀机、人之杀机处于动态时，它活动的能量与太阳光的波动一样，即使五岳也不能压着它的一个角落，四渎也不能冲垮它维系的感情界限。

⑪其机静也，与阴同其德。智士不能运其荣，深闻不能窍其谋，天地

不能夺其时。机静：指事机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相对静止的态势中。阴：指月亮。德：美德。指月亮反射太阳光是无私无畏的，因而具有皓月当空、晶莹皎洁的阴柔美德。荣：指繁荣。“闻”是“间”字之误。“窍”是“窥”字之误。译文从“间”“窥”。句意：当天之杀机、地之杀机、人之杀机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时，它的活动能量象月亮无私无畏、具有阴柔美德的皎洁一样，即使智士也不能转运其繁荣，潜伏和深入的间谍也不能窥探其秘密，天地运转也不能篡夺其另一次发动事变的时机。这就不用说人的力量是如何如何了。

【译文】

九窍是否会引来内忧外患，全在于如何管耳目口。因为目能见，耳能听，口能议论，一动就是表达意图，一静就是伏藏思想，可以是动是静，全由自己作主。

【集注译文】

吕尚说：三要，就是耳目口。耳有孔窍可以堵塞，使之变聋；眼有明视能力，可以眩惑，使之变瞎；口能表达意图，可用重利收买，使其敏于行而讷于言。兴师动众要严守机密，不允众人议论其奇妙处。在耳目口这三方面，根据需要，使它处于动态，耳能听到情报，目能看透本质，口能表达思想与作法；或者使它们处于静态，就是“闭目塞听口不言！”

李筌说：两片树叶遮两眼，那就连泰山那么高大都看不见了；两颗豆子塞两耳，那就连炸雷那样轰鸣都听不到了；一粒花椒掠麻舌头，口就不能立即说话。如果九窍都受到干扰，那会失去敏察事物的变化。要使它不受干扰，那就要注意三个方面，就是神、心、志。当事机变化已经开始行动，但还没有显露征兆时，就要运用神机妙算与智能去追踪它；当其变化将要显露征候时，就要在思想感情上用智谋

韬略来对付它，当其变化已经明显暴露而且公开行动时，就要以坚强意志和断然行动击灭它。当天之杀机、地之杀机、人之杀机处于动态时，它的活动能量同太阳光波动一样，即使五岳名山也不能压着它的一个角落，独流入海的四大江河也不能分割它维系的感情界限。当天之杀机、地之杀机、人之杀机处于相对静态时，它的活动能量同月亮无私无畏、光明皎洁的阴柔美德一样，即使智士也不能转化其繁荣，深人与潜伏的间谍也不能窥测其秘密，天地运转也不能篡夺其另一次发动变化的时机，这就不必说人的力量了。

【原文】

火生于木，祸发必克①。奸生于国，时动必溃②。知之修炼，谓之圣人③。

【集注】

筌曰：火生于木，火发而木焚；奸生于国，奸成而国灭。木中藏火，火始于无形；国中藏奸，奸始于无象。非至圣不能修身练行，使奸火之不发。夫国有无军之兵，无灾之祸矣④。以箕子逃而缚裘牧⑤，商容囚而蹇叔哭⑥。

【注释】

①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火：物质燃烧时发出的光焰与辐射热。木：树木。祸：这里指火烧木的火灾。克：指出现了火灾就扑灭。句意：树木毁于火，而火却是从树木发生的。树木燃烧构成火灾，必须立即扑灭。

②奸生于国，时动必溃。奸：权奸。国：这里指国家政权的内部。时：指权奸专政异权的时期、篡国夺权的时机。溃：崩溃。指国家灭亡。句意：国家亡于权奸，而权奸都是从国家政权内部产生的，时机一到，

他们就制造动乱，篡政夺权，使国家灭亡。

③知之修炼，谓之圣人。之：指前道理。修炼：指帝王将相明白前述道理，就要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治理军队。在智谋韬略上就要真正地去“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做到“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从而达到“立天之道以定人”，严密揣摩“五贼”迹象，“伏藏”机密，计划“动静”时机，对权臣及谄佞之臣则“窥其理之必然，察其机之未动，以智防之，以法制之”。这就是帝王将相的修炼法。圣人：这里指英明的帝王将相。句意：知道前述道理，就要修炼治国治军的智谋韬略，这可称之为英明的帝王将相。

④夫国有无军之兵，无灾之祸矣。句意是：如果帝王将相能够勤政修德，掌握治国治军的智谋韬略，具有识别忠奸、护忠锄奸的机智能力，那么，这就相当于一个国家中有了一支不存在军队的军队。有了这支不存在军队的军队，就会木无焚毁之灾，人无杀身之祸，国无灭亡之乱了。

⑤以箕子逃而缚裘牧。箕子：殷纣王的叔父，名胥余，官太师，封于箕，国于箕，故称箕子。他劝纣王治国，不听，反而被囚禁为奴隶。“逃”为“囚”字之误。兹校正为囚。缚：捆绑。有被人捆、自捆或捆人之义。裘：皮衣。这里指殷纣王的一件宝衣——叫做“天智玉琰五”。牧：指牧野（今河南湛县西南）。缚裘牧：指殷纣王在牧野之战，全军大败，自知没有生路，于是穿上宝衣“天智玉琰王”，奔上鹿台，把自己捆在坐椅上，令人放火焚烧而死。句意：殷纣王不听箕子劝告，囚之为奴。牧野兵败后，穿上宝衣，奔上鹿台，捆于坐椅上与木同毁于火。

⑥商容囚而蹇叔哭。商容：殷纣王时的大夫，以直谏被废黜。囚：疑为“废”字之误。史书都说是“被废黜”的。兹校“囚”为废。商容

废：殷纣王不听商容直谏而废黜他，最后与木同毁于火。蹇叔：秦穆公时为上大夫。秦穆公欲远程奔郑国，蹇叔哭着劝阻，秦穆公不听，即派孟明、西乞术（蹇叔的儿子）、白乙丙三帅，率兵前往。临行时，蹇叔哭着送别，并告诉儿子，秦军即将失败，地点必在崤（相当今陕西潼关至河南新安的崤函险要地区）。后来秦军果被晋军覆灭于这一地区。蹇叔哭：秦穆公没有掌握如何用兵作战，没有分析远程奔袭的条件，听信假情报，不听蹇叔忠言哭谏，造成全军覆灭于战火。句意：殷纣王不听商容直谏而废黜他，最后与木同毁于火，秦穆公不听蹇叔哭谏而责备他，最后使全军同毁于战火。

【译文】

树木毁于火，而火却是从树木发生的。树木燃烧成为火灾，那就立即扑灭。国家亡于权奸，而权奸却是从国家政权内部滋生的，他们认为时机一到，就制造动乱，乘机篡夺统治权，造成国破人亡。明白了这些道理，帝王将相就应当真正地研究治国治军的智谋韬略，做到立天之道以定人，这就叫做“圣人”！

【集注译文】

李筌说：火生于木，一旦火发，树木被焚毁。权奸生于国中，奸谋得逞，国家灭亡。木中藏火，火发开始前并没有爆发迹象；国中藏奸，奸谋活动开始前并没有明显迹象。不是超凡英明的统治者，不修德勤政，不掌握治国治军的韬略，也就不能阻止权奸战火爆发。如果掌握了治国治军韬略，识别忠奸的机智行为，那就相当于在一个国家中有了一支不存在军队的军队，因而木无焚毁之灾，国无灭亡之祸了。殷纣王不听箕子直谏，囚他为奴，后来在牧野兵败，穿上宝衣、自绑于椅上，落得与木同毁于火；纣王不听商容直谏而废黜他，后来与木同毁于火。秦穆公不听蹇叔哭谏，后来造成全军被毁于战火。

上篇完

中　篇

【原文】

天生天杀[1]，道[2]之理也。

【集注】

良曰：机[3]出乎心[4]，如天之生，如天之杀，则生者自谓得其生，死者自谓得其死。

【注释】

①天生天杀。天：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概称。天生天杀：自然和人类社会主宰者能让万物有生必有死，万事有长必有消。

②道：指自然法则。

③机：指事物变化的枢纽、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契机（关键）。

④心：指思想感情。

【译文】

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主宰者让谁生存，谁就生存，让谁灭亡，谁就灭亡。这是自然法则的规律，也是为政者得天下与失天下的事理。

【集注译文】

张良说：一切事物变化的枢纽、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契机，都是出于人的思想感情向背，有如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主宰者要谁生存就生存，要谁死亡谁就死亡一样，获得生存者就自称是天意让我生存的，趋向灭亡的就自叹是天意让我灭亡的。（按：所以赤松子说："天之生杀，皆合道、机，非妄动也。"见《黄帝阴符经集解》。）

【原文】

天地，万物之盗[1]；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2]。

【集注】

鬼谷子曰：三盗者，彼此不觉知，但谓之神。明此三者，况车马金帛，弃之可以倾河填海，移山覆地，非命而动，然后应之。

筌曰：天地与万物生成，盗万物以衰老，万物与人之服御，盗人以骄奢。人与万物之上器，盗万物以毁败。皆自然而往，三盗各得其宜，三才遂安其任。

【注释】

①盗。盗：偷窃；劫掠；摧残。

自然灾害摧残万物，叫做天地为万物之盗。万物中有些生物，时而以偷窃办法伤人，时而以劫掠办法惑人，时而以摧残办法使人丧生，叫做万物为人之盗。人取万物以养活自己，但又挥霍无度，这就毁灭万物或损伤万物，叫做人为万物之盗。

盗：还有摄取精华的意思。《至游子·阴符篇》说："天地者，盗万物，使有衰朽者也；万物盗人，使有老死者也；人盗万物使不常存而有用者也。"意思是：天地摄取万物之精华，足使万物衰朽；万物摄取人之精华，足使人们老死；人类摄取万物精华，足使万物不常存在而为己用或移作他用。这是"善盗者"。"不善盗者"，仅仅劫掠其形，而不摄取其精华，反而为万物摧残了。其实，天地不仅有利于万物，而且残害万物；万物不仅有利于人，也残害了人；人不仅繁殖培育万物，但也伤害了万物。所以这一切都合于自然的道理。所以"盗"在这里，不仅表达了唯物主义思想，而且也表达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所以"盗"是摧残形体，摄取精华。

②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既：尽。三才：指天地人。才亦作材。《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用之。"句意：天地、万物、人相互摄取和摧残都适宜了，那么天、地、人就尽可能安定！

【译文】

天地养育万物，吸取万物精华，却又摧残万物，所以天地是万物之盗。万物给人嗜欲，吸取人之精华，却又劫掠人类，所以万物是人之盗。人们培育万物，吸取万物精华以为生存，却又劫掠万物而使其毁灭，所以人是万物之盗。只要天地、万物、人类都能各得其宜，那么天地人就会各趋于安定的正常状态。

【集注译文】

鬼谷子说：天地、万物、人类三者相互吸取精华和相互摧残，彼此并不感觉也不知道，但只说这是很神奇奥妙的。明白了这三者关系的道理，那么，即使金车、宝马、金银、丝帛都可抛弃，倾黄河之水以充盈东海，移昆仑之山以覆盖大地。只要不是有关命运的大事，决不能轻举妄动，一旦开始行动，就要以应天意顺人心随随而应验！

李筌说：天地与万物的孳生成长，是天地吸取万物精华以延缓衰老的；万物与人类的依附待御，是万物吸取人类精华以满足自己的繁荣与瑰丽的；人与万物的最高权力品位，是人吸取万物精华以避免失败和毁灭的。以上所说的都是自然规律的趋向。只要天地、万物、人各得其宜，那么，天、地、人也就相互递传各安其责任了。

【原文】

故曰，食其时，百骸[①]理，动其机[②]，万化安[③]。

【集注】

鬼谷子曰：不欲令后代人君广敛珍宝，委积金帛。若能弃之，虽倾河填海，米足难也。食者所以治百骸，失其时而伤百骸。动者可以安万物，失其机而伤万物。故曰：时之至，间不容瞬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是以贤者守时，不肖者守命也。

【注释】

①百骸。骸：骨。百骸：一百骨节。引申为人形，简称为人。百骸：指人群。

②机。这里指时机。

③万化。这里指一切事物即万物。

【译文】

所以说：进食要正当需要时，人群生命就得到成长，行动在于不失去掌握发展变化的时机，万物就随着发展变化而得到保障了。

【集注译文】

鬼谷子说：我不想让后代的君主，广收珍宝，屯聚金银玉帛。如果他能象摔掉破草鞋那样抛弃这些，那么即使把它们倾入黄河，填充东海，也不会感到为难。人吃食物为了给身体养料以壮筋骨，失去进食时机就会发生死亡的灾难。掌握事物运动的人，必须保障发展安全的时机，失去这一时机就会破坏事物的发展。所以时机一到，是间不容发、刻不容缓的。如果在时机未到之前就轻率行动，那就失之过早；如果在时机到来之后依然不肯行动，那就失之过迟。所以精明干练的总是掌握时机，拙劣愚蠢的徒知待命。

【原文】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①。

【集注】

笙曰：人皆有圣人，不贵圣人之愚。既睹其圣，又察其愚，复睹其圣。故书[2]曰："专用聪明，则事不成；专用晦昧，则事皆悖。一明一晦，众之所载[3]，"伊尹酒保[4]，左公屠牛[5]，管仲作革[6]，百里奚卖粥[7]，当衰老之时，人皆谓之不神；及乎逢成汤[8]，遭文王[9]，遇齐桓[10]，值秦穆[11]，道济生灵[12]，功格宇宙[13]，人皆谓之至神[14]。

【注释】

①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其神之神：前一神字指神乎其神，即达极点的神秘奇妙；后一神字指英明威武的神情状态。不神之神：前一神字指神秘奇妙；后一神字指莫测高深。句意：人们只知道他在顺境时是何等的神乎其神、英明威武的神态，并不知道他在逆境时为何也是神秘奇妙、莫测高深的神奇。

②书。不知道指什么书。存疑，待查。

③载。借作"戴"，指爱戴。

④伊尹酒保。酒保：酒店里的伙计。伊尹没有当过酒保，却当过厨师。据《史记·殷本纪》、《吕氏春秋·本味》、《墨子·尚贤》所记，伊尹是有莘氏与成汤结婚时带去陪嫁的奴仆，他"负鼎俎，以滋味说汤。"《韩诗外传》卷七："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负鼎俎，调五味而立为相。"可见伊尹是背着锅、砧板陪嫁，是去当厨师的，不是去当酒保的。李筌说他当酒保是错误的。兹释"酒保"为厨师。

⑤太公屠牛。《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盖尝穷苦"。索隐，谯周曰："吕尚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战国策·秦策五》："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文王用之为相。"上述就是"屠牛"之说的依据。其真象是：吕尚曾在殷纣王朝任过下大夫，不得行其志，退隐东海之滨（即所谓齐之逐夫也）后，思有所为，以去朝歌屠牛为名，考察殷王朝虚实为实。卖饮于孟津，不是由于穷困引起的，而是借卖

饮为名，调查黄河南北两岸情况，为尔后助周灭纣准备条件的。所以《孙子·用间第十三》说："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意思是说：吕尚在殷王朝住的时间长了，了解情况，对周灭商准备了条件，贡献很大。因此，谯周、李筌的理解都有很大片面性。把历史情节的真像弄混了。释文从《孙子》说。

⑥管仲作革。《吕氏春秋》："管仲与鲍叔同贾（即作商）南阳。"可见管仲只作过贾，并没有作过"革"。是否作贾时所售的货物就是革呢？但目前查无实证。另一说法，革是贾之误。这里原文仍作革，但释文作贾，保留李筌的错误供欣赏。

⑦百里奚卖粥。《史记·秦本纪第五》："百里奚……尝游困于齐而乞食饿（今江苏沛县境内）人。后去周，以王子颓好牛，以养牛干（指冒犯）之。又去虞（今山西平陆东北）为虞臣。晋灭虞，虏百里奚，以为秦穆公夫人媵（陪送出嫁）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今河南邓县），楚鄙人（边境卫戍者）执之。秦穆公闻百里奚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黑牡羊皮）赎之！'楚人遂与之。当是时，百里奚已七十余。穆公授以国政，号曰五羖大夫"。百里奚与蹇叔、由叔共辅秦穆公建成霸业。由此可见，百里奚没有卖过粥，只有乞过食，养过牛，作过媵臣，当过被扣押的人；李筌说他卖粥，不知何据！

⑧成汤。即商朝的创建者成汤王。

⑨文王：姬昌，周武王的父亲。

⑩齐桓：即齐桓公，春秋时第一个称霸霸主。

⑪秦穆：即秦穆公。秦秋时称霸西戎的霸主。

⑫道济生灵。道：这里指治国主张、政策、法令和能力。济：有益。生灵：这里主要指人民。句意：他们治理国家都有益于人民。

⑬功格宇宙。功：政绩。格：推论考究。宇宙：指无限空间为宇，无限时间为宙，这里指天高。句意：他们建立的政绩，推论考究起来可比天高。

⑭至神。最为神奇。这里指最为神奇的人。

【译文】

人们知道他在顺境时是神乎其神、英明威武的神态，并不知道他在逆境时为何也是神秘奇妙而又莫测高深的神奇！

【集注译文】

李筌说：人群中有品格高尚、智慧高超、无所不通的圣人，但是不能看重圣人愚蠢的一面。既然看到他无所不通的顺利一面，又要看到愚蠢的不顺利一面，再回过头来看他顺利的一面。所以有的书上讲："专用聪明，则事不成；专用晦昧，则事皆悖。"这一个顺利、一个不顺利的处境情形，许多史书都有记载。例如：伊尹当过厨师，吕尚开过屠牛业，管仲干过商，百里奚当过乞食者，喂过牛，作过媵臣，这正是他们在衰微离乱、老之将至、处境不顺利的时候。人们都说他们不神奇，也是不神明的。可是，后来伊尹以王道说成汤王，得以执掌国政；吕尚被文王请去作了国师，助周灭商，成为大军事家；管仲被齐桓公任用为相建成了霸业；百里奚被秦穆公任用执掌国政，助秦称霸西戎。他们治国治军都有益于人民，功业和品格都可名垂宇宙，这时人们都说他们是最神奇而又非常神明的人了。

【原文】

日月有数①，大小有定②，圣功生焉，神明出焉。

【集注】

鬼谷子曰：后代伏思之，则明天地不足贵，而况于人乎！

筌曰：一岁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有数，月次十二，以积闰大小，余分有定，皆禀精气自有，不为圣功神明而生；圣功神明亦禀精气自有，不为日月而生。是故成不贵乎天地，败不怨乎阴阳。

【注释】

①日月有数。日：指每年的日数，也指每月的日数。月：指每一年的月数。有数：指太阳公转一周为365天4分1秒；太阴依时序每年12个月，月大30天，月小29天（闰年例外）。这是按夏历确定的。

②大小有定。大：指大余。小：指小余。有定：指大余、小余的有或无，都要按周天365度4分度之1秒……计算。（请参考《史记·历书第四·历术甲子篇》）。我国历法在清末以前称“阴阳合历”、历年取回归年（365. 2425日），历月取朔望月（29. 5306日），多出的叫大余，次多出的叫小余。把多出的日数积累起来如够29日或30日，就给予闰月。一年之中，哪个月大，哪个月小，有没有闰月，都有定数。这就是大小有定。这是通过观察星宿位移的度数推算出来的。把推算结果使每年的节气符合实际气候状况，以利于农业生产和选择作战时机。

【译文】

每年的日数、月数都有定数，每年是平年闰年、每月是大是小，都有定时。这是历法家们通过观察星象位移度数推算出来的。于是只有圣人才能建立的功业（如利于农业生产、治国治军的活动等）就发生了，超出一般人的聪明智慧也就出来了。

【集注译文】

鬼谷子说：后世的人应当埋头思考这几句话的真实含义，你就会明白天地就是天地，没有什么奥秘可贵重，也就不必愚蠢崇拜天地了，何况对于那些传说中的人更没有必要盲目地去崇拜了嘛！

李筌说：一年有365日，日数是一定的，一年的月数按时序分为12个月。以剩下的时间作为平年或闰年的积累，以大余日或小余日的分配来决定月之大小，所有这些规定，都是按照星球的位移度数而自然发生的，不是什么“圣功”“神明”的主观论断确定的，即使圣人的功效和聪明智慧也是禀承精气而生所自有的，并不是天地日月的运行所创造的。所以说：事业成功了不必夸耀天时地利的相助；失败了不必埋怨天地日月在拆台。

【原文】

其盗机也①，天下莫能见，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②，小人得之轻命③。

【集注】

诸葛亮曰：夫子④、太公⑤岂不贤子孙⑥吴⑦韩⑧白⑨，所以君子、小人异之。四子之勇，至于杀身，固不得其主而见杀矣⑩。

筌曰：季主凌夷⑪，天下莫见凌夷之机，而莫能知凌夷之源。霸王开国之机⑫，而莫能知开国之机，而莫能知开国之源。君子得其机，应天顺人，乃固其躬；小人得其机，烦兵黩武，乃轻其命。《易》曰：“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⑬，又曰：“知机其神乎”⑭。机者，易见而难知，见近知远⑮。

【注释】

①盗机。盗：这里指谋取。机：指事物变化的枢纽，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契机（亦称关键）。盗机：以诡诈奇谲的手段谋取变化枢纽、转化契机的决定权力。

②君子得之固躬。君子：指地位高、品格高尚的人。引申为在权力斗争中富有经验的人。之：指“盗机”即谋取决定权力。躬：自身。固

躬：指既要保全自己，又要敢于善于夺取决定权力。句意：富有斗争经验的人，如果得到了决定权力，那就既要保全自己、又要敢于和善于有夺取成功的具体行动。

③小人得之轻命。小人：指品格卑鄙、权力欲薰心的人。轻命：指不顾一切安危，拼命追求权力。句意：权力欲薰心的人，一旦谋取到决定权力，他就会不顾一切安危去专政弄权！

④夫子：指孔子。史称文圣。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谥为文宣王。宋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谥为至圣文宣王。明嘉庆九年（公元1530年），在孔庙立牌位，开始题“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定谥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十四年（公元1657年）改称“至圣先师孔子”。

⑤太公。即兵圣武成王吕尚。俗称姜太公。

⑥孙。指孙膑。孙膑与庞涓曾师事鬼谷子，同学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忌孙膑才能胜过自己，便诳他到魏国，借故处以膑刑（即去掉膝盖骨），使孙膑不能行动。孙膑乃佯狂于市中，齐国使臣访魏，得知孙膑情况，即秘藏于车中，带孙膑回齐国。齐成王重视孙膑，任他为军师，后助田忌大败魏军于马陵地区，杀庞涓。

⑦吴。即吴起。魏文侯死后，他遭诬陷，被迫奔楚，楚悼王任他辅国政。悼王死，他被贵族以乱箭射死。

⑧韩。即韩信。他辅刘邦，击灭项羽。刘邦建立汉政权，把他由齐王改为楚王，实为大量削减封地；后奸人告他谋反，刘邦又把他械系洛阳，降为淮阴侯。后又被奸人告他谋反，受萧何诳骗入未央宫，被刘邦示意的吕后残杀，并被夷灭三族。韩信是兵哲之一。

⑨白。指白起，一称公孙起。秦昭王时将军，屡立战功，成为一代名将。后遭范雎妒忌。后因不肯领兵攻赵，被秦昭王逼而自杀。

⑩四子之勇，至于杀身，固不得其主而见杀矣。四子：指孙膑、吴起、韩信、白起。勇：指勇决，即勇敢而有决断的军事家与政治家。句意：孙膑、吴起、韩信、白起四位大军事家、政治家，为什么遭到杀身之祸？当然是不得其主而见杀的。

⑪季主凌夷。季：即刘邦，刘邦字季。季主：对刘邦的一种称呼。凌：欺凌、哄骗。夷：这里指匈奴冒顿。句意：刘邦被匈奴单于冒顿领导的大军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白登山（在大同市东北三十里）时，采用陈平秘计，买通阏氏，劝说冒顿撤一方之围，刘邦得此机会，遂率兵突出重围。（按：陈平使用的什么秘计呢，当时无从知道，后来才明确。所以李筌接着就说："天下莫见凌夷之机，而莫知凌夷之源"，就是此意。）

⑫霸王开国之机。霸王：指西楚霸王项羽。开国之机：指项羽率诸侯及大军入咸后，杀掉秦王子婴，彻底灭秦，威逼刘邦，诸侯们唯命是从，这时正是他掌握决定权力以统治天下，奠定王业的大好形势。但是，项羽并没有这样作，而是分关中为三秦，令秦降将章邯、董翳、司马欣为王守之，并监视汉中王刘邦，在大封诸侯之后，自封为西楚霸王，丢下关中，却衣锦还乡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过日子，而把掌握一统天下的决定权力归之于刘邦。由于项羽没有掌握这个开国立业的变化枢纽和转化的契机，所以造成兵败自杀于乌江（今安徽和县长江岸际）。所以李筌接着说："莫知开国之机，而莫能知开国之源"，就是此意。

（按：前例刘邦凌夷是"盗机"，此例项羽宰割天下，大封诸侯王，则是"丧机"，前者成功，后者失败，可见要掌握变化枢纽、转化契机的决定权力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也是《阴符经》中研究政道、治道、兵道的智谋韬略的主要方面。）

⑬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这句引语出自《周易·系辞下》。意思是：聪明智慧、英武干练的帝王将相，一旦发见事物变化枢纽和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契机的决定权力，就要抓紧行动牢牢地掌握它，不要等到天黑。

⑭知机其神乎！这句引语出自《周易·系辞下》。意思是：懂得掌握事物变化枢纽和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契机的决定权力，那么他的惊人机智、巧妙谋划的预见性，善于估计客观情势，决定谋略策略就很神乎其神了！

⑮机者，易见而难知，见近知远。句意：事物变化枢纽和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契机的决定权力，其征兆容易发现，掌握它却很困难，如果了解它的情势，就可见近而知远了。

【译文】

他在谋取事物变化枢纽或一事物向他事物转化契机的决定权力方面，天下人没有谁能发现他的行动，没有谁能知道他的企图。聪明智慧的帝王将相一旦得到这种决定权力，就会保全自己取得成功；笨拙无能的即使得到了这种决定权力，也会自动放弃甚至造成国破身亡。

【集注译文】

诸葛亮说：在对待掌握决定权力这个问题上，吕尚、孔子难道不比孙膑、吴起、白起、韩信更高明吗？这是肯定的。所以不论是君子或小人对此都感到十分怪异：孙膑受骗被膑刑而导致残废，吴起被陷害遭乱箭射死而名存，白起不肯领兵攻赵而被逼自杀，韩信以异姓王侯不见容于刘邦而被冤杀，这四位有智有勇的一代名将为什么惨遭杀身之祸？其原因固然是不得其主而见杀的，但他们没有突破掌握决定权力时机而被杀，则是更重要的原因。

李筌说：刘邦采用陈平秘计，哄骗匈奴阏氏和单于冒顿，脱出白登的重围是高明的。但是当时天下人没有谁能发现，可以欺骗阏氏和冒顿的决定权力在哪里，更没有谁能知道掌握这种决定权力的根源何在！项羽本来已经掌握了开国立业的决定权力，但他不要而给了刘邦，在当时没有谁知道，项羽掌握的决定权力就是开国立业的契机，也没有谁知道，项羽掌握这一决定权力的根源在哪里。英明干练的君王将相在得到决定权力时，就应该应天命，顺人心，开国立业，保全自己以争取成功；笨拙昏庸的君王将相一旦得到这种决定权力，就会穷兵黩武，或轻易放弃而送掉性命。所以《周易·系辞下》中说："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意思是说：掌握了这种决定权力，就要立即行动，不必等到天黑。《周易·系辞下》中还说："知机其神乎？"意思是说，如果懂得了掌握这种决定权力，那么他的惊人机智、巧妙谋划的预见性，善于估计客观情势，决定谋略与策略，就很神乎其神了。所谓事物变化枢纽和转化契机的决定权力，其征兆容易发现，掌握却很困难，如果能够了解它的情形以及它的内容，那么就可以由看到近处的事物变化，而推知远处事物的事物变化，从而也就会抓住变化枢纽与转化契机的决定权了。

下　　篇

【原文】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1]。绝利一源，用师十倍[2]；三反昼夜，用师万倍[3]。

【集注】

尹曰：思之精，所以尽其微[4]。

太公曰：目动而心应之，见可则行，见否则止[6]。

良曰：后代伏思之。耳目之利，绝其一源[7]。

筌曰：人之耳目，皆分于心而竟于神[8]。心分则机不精，神竟则机不微[9]。是以师旷薰目而聪耳[10]，离朱漆耳而明目[11]。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师于心，举事发机，十全成也[12]。退思三反，经昼历夜，思而后行，举事发机，万全成也[13]。

【注释】

①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瞽者：眼睛瞎了，也指没有识别能力的人。善听：听觉特别灵敏。聋者：耳朵聋了的人，通常把耳朵听不到声音或听觉迟顿的人也称之为聋子。善视：聋子的视觉特别雪亮。

（按：瞎子对任何声音变化都能听得明白无误，聋子对任何事物变化都能看得清楚有据。这是三岁儿童都晓得的。为什么《阴符经》这句提出来研究呢？对于研究政道、治道、兵道有何意义呢？原来敌对双方都在千方百计地要把对方变成瞎子、聋子，使对方对当前形势看不清楚，什么情况不得而知，于是就把对方变成砧板上的鱼肉，任随自己去宰割了。在战争中就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重要的。）

②绝利一源，用师十倍。绝：断绝。利：有利的方面。一源：一切来源。例如眼睛是观察事物变化、转化的来源。耳朵是听取事物变化情况的来源。绝利：指断绝或破坏对方有利方面。绝利一源：指破坏对方的情报组织、通讯机构，使其变成聋子，失去听到情报反映之利；或者断绝对方往来，封锁有关禁区，使其变为瞎子，失去看见事物变化之利。其实质就是掐断一个，利用一个。用师：用兵作战。十倍：超过对方力量的倍数。句意：如果能够断绝或破坏对方一切有利的来源，那么在用兵作战时就相当于十倍于敌的力量，打在敌人头上！

③三反昼夜，用师万倍。三：再三。反：反来覆去。昼夜：白天黑夜。三反昼夜：指在白天黑夜里都认真思考敌友我各方的态势和力量，反复考虑对不利的处置，取胜的抉择，哪怕是最细微方面都要考虑和分析，以免遗算或失策。思考、再思考、三思考，征求意见，开会研究，真正作到“三思而后行”。句意：有了几个昼夜、多次反覆思考之后，时机成熟，条件具备，那么在用兵作战时，就相当于以万倍于敌的力量，打在敌人头上！

④思之精，所以尽其微。精：深刻。尽：穷究。微：微妙、细微处。句意：对敌友我各方面都思考得很深刻，所以就能穷究其最细微处的秘密和奥妙。

⑤目动而心应之，见可则行，见否则止。目动：指眼睛的活动。心应之：他的思想和意图与眼睛的活动是相应验的。句意：眼睛的活动是表达其思想与意图的，发现有利就立即行动，发现不利就立即停止行动。

⑥耳目之利，绝其一源：其：指瞽者、聋者。句意：为了发挥耳聪目明以便抓住有利的情报，要断绝或破坏敌方收取情报的一切来源（使敌方变成瞎子，使我方变成千里眼顺风耳，专心致志的算计对方）。

⑦分于心而竟于神。竟：尽。这里指停留或进入。句意：心分不专，就难以进入神奇的思维意境，停留在愚笨不灵活状态。

⑧心分则机不精，神竟则机不微。机：指心计。句意：心力分散，则思考不工于心计；神智停顿，则心计不能深入细微。

⑨师旷薰目而聪耳。师旷：春秋时晋国乐师，目盲，善弹琴，辨音能力很强。薰目：传说他的眼睛是薰瞎的。由于眼睛瞎了，所以听力特别强，原因在于耳目失去平衡。句意：师旷的眼睛薰瞎后，耳朵

辨音能力特别强。

⑩离朱漆耳而明目。离朱：黄帝之臣。《慎子》："离朱之明，察秋毫之末于百步之外"。《庄子》、《列子》、《韩非子》、《淮南子》中均有如是记载。漆：漆树皮里的黏汁或其他树脂制成的涂料。漆耳：用涂料把耳朵涂塞起来，使耳目失去平衡，变成聋子，视力特别强。句意：离朱的耳朵用漆涂塞后，眼睛观察能力特别强。

⑪反用师于心。《关尹子》："善者师心，不师至。"句意：发挥思考和想象力，不受干扰。

⑫举事发机。举事：指用兵作战，发动战争，政治斗争等。机：机弩上的扳机。发机：把在弩机上的箭发射出去，表明行动开始。句意：用兵作战，那就把弩机上的箭发射出去必是顺利的。

【译文】

瞎子的听觉特别灵敏，聋子的视觉特别雪亮。如果堵塞敌方的耳朵（破坏其情报与通讯机构），使其失去听到情况反映的有利条件而变为聋子，或者破坏敌方的眼睛（断绝往来，封锁禁区），使其失去看见事物变化的有利条件而变为瞎子，那么打起仗来就相当于以十倍的力量，打向敌人头上去！更重要的是反复思考（敌我态势和力量对比，不利的处置，取胜的抉择，有关的细微方面），如果有三个昼夜的思考而又多次反复研究之后，条件成熟，那么打起仗来，就相当于以万倍的力量，打向敌人头上去！

【集注译文】

伊尹说：对敌友我各方面情况都要求思考要深入，所以才能穷究其最细微处的奥秘。

太公吕尚说：眼睛的活动是表露其思想与意图的，发现对我有利就立即行动，发现对我不利就立即停止。

张良说：后代的将帅应当埋头多思考如何断绝敌方对我不利的一切来源这个问题。如果要发挥我方耳聪目明这个有利条件，变成顺风耳、千里眼，那么就要造成敌方耳不聪，目不明，既是一个聋子，又是一个瞎子才行！

李筌说：人的耳目功能，最怕的是心分不专，思考停顿。因为心力分散，则思考不工于心计，思考停顿，则心计不能深入奥微。所以师旷熏瞎眼睛，他的耳朵辨音能力强；离朱用漆涂塞耳朵，他的眼睛观物能力强。利用耳目反映一切来源于客观实际的有利条件，又把反复多次思考的用兵成果藏之于心，那么举事发机时，就是十全十美的成功了。再退一步想它几天几夜，三思而后行，那么在军事发机时，就是万全的成功。

【原文】

心生于物，死于物①，机在于目②。

【集注】

筌曰：为天下机者，莫近乎心目。心能发目，目能见机。秦始皇东游会稽，项羽目见其机，心生于物，谓项梁曰："彼可取而代之"③；晋师毕至于淮肥，苻坚目见其机，心死于物，谓苻融曰："彼勍敌也，胡为少耶？"④则知生死之心在乎物，成败之机见于目焉。

【注释】

①心生于物，死于物。心：这里指主观见解。物：这里指反映到主观上来的客观事物。句意：主观见解感到新生，这是来源客观事物的刺激反映；感到死亡也是来源于客观事物的刺激反映。

②机在于目。机：指事物变化枢纽和契机。句意：事物变化的枢纽和契机，全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眼睛。

③彼可取而代之。公元前210年，项羽与叔项梁避仇于吴中时，适逢秦始皇东游会稽（指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市），渡浙江（指浙江杭州南的钱塘江），羽与梁俱观，羽曰："彼可取而代也"。这里的意思是：秦始皇巡游，作威作福，暴露陋洞，反映到项羽思想上就产生"彼可取而代之"的见解。这就是目见其机，心生于物的实例。

①彼勍敌也，胡为少耶？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发动百万大军进攻东晋，他到达项城（今属河南）时，接到苻融报告说："晋军弱而少"。苻坚即率轻骑赶到寿阳（今安徽寿县淮河北），登寿阳城，望见东晋军整势盛，又望八公山上草木，以为都是东晋军，不禁产生一种畏敌和失败心理，回头对苻融说："此亦勍敌也，何谓弱少也"。这里的意思是：苻坚发见东晋军威之盛，自己的大军分散千里，不能集中对敌，而且迫战弥切，看来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因而产生悲惨的念头。这就是目见其机，必死于物的实例。

【译文】

主观见解，感到新生，这是来源于刺激反映的客观事物。感到死亡，这也是来源于刺激反映的客观事物。而客观事物变化的枢纽与契机，全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眼睛。

【集注译文】

李筌说：凡是有志于天下大事而抓形势变化的决定权的人，没有谁不依靠自己的主观见解，透过现象看本质功能。主观见解能激发目力透过现象看本质，目力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发现事物变化枢纽和契机的决定权力。例如秦始皇东游会稽时，项羽亲眼发现变化枢纽和契机的决定权力，在主观见解上感到新生，他对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之"。这叫做目见其机，心生于物。又如东晋诸军水陆并进，集中于淮河肥水地域，军威势盛，苻坚亲眼看到战场形势变化，产生了自己

即将失败的念头，他对苻融说："彼勍敌也，胡为少耶！"这叫做目见其机，心死于物。由此可知，生死存亡的主观见解，全在于刺激反映的客观事物，这是"心生于物，心死于物"。成功与失败的决定权力，全在于主观见解激发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眼睛，这就是"必能发目，目能见机"。

【原文】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1]，迅雷烈风，莫不蠢然[2]。

【集注】

太公曰：诫惧致福[3]。

老子曰：天心无恩，万物有心，归恩于天[4]。

良曰：熙熙哉！[5]

筌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6]。是以施而不求其报，生而不有其功，及至迅雷烈风[7]，威远而惧迩，万物蠢然而怀惧[8]。天无威而惧万物，万物有惧而归威于天[9]。圣人行赏也，无恩于有功；行伐也，无威于有罪。故赏罚自立于上，威恩自行于下也[10]。

【注释】

①天之无恩而大恩生。天：这里指国家法令和军队纪律。恩：恩惠。句意：国家法令和军队纪律对人是平等、严肃、无恩而薄情的，但它要求人人遵守，不容违犯，促使他们建功立业，而大恩大德产生了。

②迅雷烈风，莫不蠢然。迅雷烈风：《易经》中说："迅雷烈风必变"。意思是说：迅雷烈风并不是以仁慈为怀的，谁碰到它都会遭受摧残。但是它能促使万物发生新的变化：例如在自然界就促使草木生

芽，蛰虫惊醒，引来雨水；在人类社会中，在政治风雷促使下，就使敌人、坏分子，没有谁不想蠢蠢欲动来自行其是了。

③诫惧致福。诫：警告、规诫。惧：害怕、恐惧。句意：时刻警告自己，维护国家法令与军队纪律的权威，必然引来无限的福份。

④天心无恩，万物有心，归恩于天。这里句意：上天的运行规律对人和万物本是没有恩惠的，但人和万物都是有心承受上天给予的恩惠，所以就把施恩惠归之于上天了。

⑤熙熙哉！熙熙：和乐貌。《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这里的意思是描绘人和万物的万象更新状态。

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草料。刍狗：古代祭祀时用干草扎成的狗，称"刍狗"，用作供物。祭毕就抛弃。这两句话出自《老子·五章》。老子以人对刍狗的态度，来比喻天地对万物的态度。当要用时，能得其用，那它是好东西；当用完了就抛弃，这就是说"天地不仁"。至于帝王将相对人的态度同天地对万物的态度是一样的，用之则贵，不用则弃，这就是"圣人不仁"。

⑦迅雷烈风。这里借为形容威慑力量及其促进作用。

⑧威远而惧迩，万物蠢然而怀惧。迩：近。句意：施恩惠的效力，有如迅雷烈风的威慑力量，能使远近的人和万物都畏其威而感到恐惧，自己失律。

⑨天无威而惧万物，万物有惧而归威于天。意思是：上天（帝王将相）并没有威慑力量，却使人和万物心怀恐惧，人和万物怀有恐惧心理因而把威慑力量归之子上天（帝王将相）。这叫做"天威"。

⑩圣人行赏也，无恩子有功；行伐也，无威于有罪。故赏罚自立于上，威恩自行于下。圣人：这里指帝王将相。句意：帝王将帅行赏，

不是施恩，而是奖赏有功的；行罚，不是立威，而是惩办有罪的。所以赏功罚罪只要在上位者公正适当，那么在下位的自然畏威感恩。

【译文】

上天（帝王将相）本来不施恩惠于人和万物的，而人和万物对他产生了大恩。在一场春雷爆发、春风吹拂、春雨滋润之后，没有哪一种生物不感受苏醒而有所作为了。

【集注译文】

太公吕尚说：警惕自己，不犯错误，必然引来福份。

老子说：上天的运行规律对人和万物本来是没有恩惠的，但人和万物都是有心承受上天给予的恩惠，所以就把施恩惠者归于上天了。

张良说：直是和乐呀！如享太牢，如登春台那样的和乐！

李筌说：《老子》中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就是说，用得着时就用，用不着时就抛弃。天地圣人都是不仁爱的。所以他们施恩不求报赏，繁荣不夸其功劳，到了迅雷烈风突变之际，远者服威，近者慑从，万物动荡不安，人怀恐惧不已。上天没有威势而使人和万物恐惧，人和万物怀有恐惧，而把恩威归于上天。正如帝王将相举行赏功，并没有施恩于有功之人；举行吊民伐罪，并没把威权加之于有罪之人。所以赏功罚罪不是依赖别人，而是出自上层；慑威报恩不是强迫别人，而是出自下层。

【原文】

至乐性馀，至静性廉[1]。

【集注】

良曰：夫机在于是也[2]。

李筌曰：乐则奢馀，静则贞廉。性馀则神浊，性廉则神清。神者，

智之泉，神清则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则心平。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澄水，以其清且平。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夫圣人者，不淫于至乐，不安于至静，能栖神静乐之间，谓之守中③。如此，势力不能诱，声色不能荡，辩士不能说，智者不能动，勇者不能惧，见祸于重开之外，虑患于杳冥之内，天且不违，而况于兵之诡道者哉④！

【注释】

①至乐性馀，至静性廉。至乐：指任意而又没有限制的狂欢。性馀：指性格迟顿，缺乏紧迫感。至静：十分冷静。在动态中保持静态，在静态中仍然保持静态。性廉：指性格廉洁正直。这两句话说明两种不同精神状态的人的品德修养。人需要乐观精神，但不允许狂欢；人需要冷静头脑，神清智明，但不允许过于沉静。因此这是指帝王将帅在对待战争时应有的精神状态（即将帅修养！）。

②夫机在于是也。机：关键。是：这里。句意：在对待战争和在战争中保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其关键就在这里！

③夫圣人者，不淫于至乐，不安于至静，能栖神静乐之间，谓之守中。圣人：指军事将帅。淫：放纵。栖：栖息。守中：这里指保持中间派或骑墙派的精神状态。句意：军事统帅，既不放纵于狂欢，又不安恬于默静，却能把精神状态栖息于至静至乐之间，这叫做保持中间状态。

④兵之诡道。兵：指用兵作战的策略和方法即兵法。诡道：指《孙子·计篇》中的出奇制胜的诡诈行为。原文是："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译文】

陷于狂欢极乐，必然陷于性格迟缓、神志浑浊之中；保持头脑冷静，必然保持性格正直神志清醒。〔这是将帅的两种精神状态〕

【集注译文】

张良说：在对待战争和在战争中保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其关键就在这里。

李筌说：追求狂欢极乐，那就导致骄奢淫佚，坚持冷静善忍，那就保持贞廉正直。秉性骄狂，神志就浑浊；秉性贞廉，神志就清醒。神志是智慧的源泉，神志清醒，则智谋韬略都高明；智慧是思想的城府，神志公允，则思想敏锐而平静。人，没有谁不曾见过流水，当他看到清澈悠悠的流水时，必定以为水清可见底而且又是平稳缓流的。当他的神志清醒、意识平稳时，就能体察、描述事物变化与转化的情形了。帝王将帅们不会迷恋于无耻的享乐，不会安心于难忍的寂静，他们能把自己的精神状态栖息于至静至乐之间，这就称之为保持中间状态。这样，任何势力不能引诱他，声色不能摇动他，辩士不能折服他，智者不能改变他的行动，勇者不能迫使他害怕。他可发现灾祸于重门不开之外，考虑内忧外患于杳渺幽冥之内。上天都不违背“至乐性除，至静性廉”这一法则，更何况用兵作战运用诡诈之道的将帅！

【原文】

天之至和①，用之至公②。

【集注】

尹曰：治极微③。

孙武曰：视卒如爱子，可与俱死；视卒如婴儿，可与之赴深溪。爱而不能令，譬若骄子④。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⑤。

良曰：其机善⑥，虽不令天下而行之，天下所不能知，天下所不

能违。

筌曰：天道曲成万物而不遗，椿⑦菌⑧鹏⑨鹢⑩，巨细修短，各得其所，至私也。云行雨施，雷电霜霓⑪，生杀之场，至公也。圣人则天法地，养万民，察劳苦，至私也。行正令，施法象，至公也。

【注释】

①天之至私。天：指被人格化的意向和统治者的化身。即天道与王道。至私：最自私。这里的意思是：天道、王道与治道都是相通而又是最自私的。它维护的是本身的利益，不容许有丝毫侵犯或违背。例如夏代的“父传子、家天子”，就是谋子孙万代基业。并使社会所有制都定为“私有制”。句意：天道、王道与治道是相通而又是最自私的。

②用之至公。之：指天道、王道、政道、治道、兵道。至公：大公无私。这里的意思是：运用政令、军令是大公无私的。不容有点滴违反，因为它维护的是天下人的利益。

③治极微。治：治道。句意：治道是极其微妙的。

④视卒如爱子……譬如骄子。参见《孙子·地形第十》。文字与《孙子》对照有错乱，从底本，不校正。

⑤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十一家注孙子》：曹操注曰：“文，仁也。武，法也。”句意：一方面要用体贴和爱护使他们心悦诚服，另一方面要用严格的纪律要求他们统一行动。

⑥其机善。机：指事物变化枢纽、转化契机的决定权力。善：擅长。句意：他擅长抓变化枢纽和转化契机的决定权力。

⑦椿：椿树。《庄子·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这里意为：粗大和长寿，适得其所。

⑧菌：不含叶绿素的低等异养植物。由于不含叶绿素，不能自制

养料，所以多数过着腐生或寄生生活。这里意为：细小和短命。

⑨鹏：大鸟。《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击水三千里，转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里意为：展翅高飞，各得其所。

⑩鷃（yàn）。鷃：鹌，也叫老鹑，麦收时的候鸟，亦称"蓬间雀"。这里意为：蓬间雀飞不出草窝，然而它却适得其所。

⑪霓：虹的一种，亦称副虹。《尔雅·释天》："蝃蝀，虹也。"邢昺疏："虹双出。色鲜盛为雄，雄曰虹；暗者为雌，雌曰霓。"这里意为：云涌雨降，雷鸣电闪，霜冻霓彩对万物生长死亡的机会都是均等的。

（按：虹霓的形成。阳光射入水滴，经折射反射与衍射而形成在雨带或雾幕上的彩色或白色圆弧。有主虹副虹两种。如同时出现，主虹位于内侧，副位于外侧。主虹由阳光射入水滴，经一次反射，两次折射而被分散为各色光线形成的，色带排列，外红内紫，视半径常见的约 42 度。副虹称"霓"，由阳光射入水滴，经两次折射、两次反射所致。色带排列，外紫内红，是色彩众多的色带。）

【译文】

天道、王道、政道、治道、兵道本来是最自私的，运用它们却说成是最大的公允。

【集注译文】

伊尹说："治理国家与治理天下的治道是极其微妙的。

孙武说：看待士卒象自己的爱子一样，士卒就可与将帅同生共死；爱护士卒象自己的婴儿一样，士卒就可与将帅同下深溪而不后退。一味溺爱，保存势力，而不能命令他们作战，对这类的骄兵悍将，有如养育了娇气的儿子。所以治军的兵道是：一方面要用体贴和爱护使他们心悦诚服，另一方面要用严格的纪律使他们齐一行动。

张良说：帝王将相就是要擅长于抓住变化枢纽、转化契机的决定权力，虽然不用强制手段，天下人都会执行；对这个秘密，天下人并不理解，又不敢违背。

李筌说：自然界按照万物不同特性使其生长而不遗余力。例如：粗大而又长寿的椿树，细小而又短命的菌体，展翅高飞的大鹏，出不了草窝的蓬间雀，巨细长短，各得其所。这就是天道的最自私。至于云涌雨降，雷鸣电闪，霜冻霓彩，它们对万物的生长死亡机会都是均等的，没有偏向，这就是天道的大公无私。古代的帝王将相遵法天道，取法地道，立法王道，养育万民，治国统军，体察劳苦，这是最自私的。推行政策法令，树立法治形象，这是最大公允的。

【原文】

禽[1]之制[2]在气[3]。

【集注】

尹曰：气者，天之机[4]。

太公曰：岂以小大而相制哉[5]。

筌曰：玄龟食蟒[6]，颜隼击鹄[7]，黄腰啖虎[8]，飞鼠断猿[9]，蜍蛭啮鱼[10]，狼狧啮鹤[11]，馀甘柔金[12]，河车服之无穷化玉[13]，雄黄变铁[14]，有不灰之木[15]，浮水之石[16]。夫禽兽木石得其气，尚能以小制大，况英雄得其气，而不能净寰海而御宇宙也。

【注释】

①禽：通擒。意为俘获、箝制，致敌于死命。

②制：制裁、箝制。如箝制敌方，使其失败。

③气：气势。即人或动物所表现出来某种力量的趋势，而气又是起推动作用的，因而产生强大的箝制能力，足以致敌于死命。

④气者，天之机。气者：指士气。如鼓舞我军士气，挫伤敌人锐气；疲劳敌人士气，蓄养我军锐气；保护我军锐气，助长敌人骄气。天之机：即天机，最高的机密。句意：创造无敌于天下的士气，以及士气表现出来的力量趋向，这是不可泄露的最高机密。

⑤岂以小大而相制哉！这里的意思是：两军对垒，一般情况下，以大胜小，以强凌弱；特殊情况下，小可胜大，弱可胜强。看来取胜的条件，那能从小大强弱来限制呢！

⑥玄龟食蟒。玄龟：黑龟。蟒：玉蛇。意思是黑龟虽小，腹背坚甲，首尾四肢可缩入甲壳内，足以保全自己；蟒蛇长大，全身暴露，不能保全自己。蟒蛇如吞食黑龟无意义；一旦龟伸头却可咬伤蟒蛇而使蟒蛇致死。其含义是：长大的蟒不能制伏短小的龟，而短小的龟却能致死长大的蟒。这叫做“以短击长，以小制大”。

⑦颤隼击鹄。颤（zhan）：晨风。是疾飞的鸟。隼（sǔn）：大雕。是凶猛的鸟。鹄（hú 胡）：天鹅。飞得快，飞得高，是善良的鸟。这里的含义是：晨风和大雕袭击天鹅。虽然天鹅飞得快，但不如晨风、大雕飞得更快；天鹅飞得高，但在未飞人高空之前，就被晨风、大雕袭击了。这叫做“以疾击快，以低击高”。

⑧黄腰啖虎。黄：指婴幼儿。古代户役制：隋代以三岁以下的婴幼儿为黄，唐代以初生婴儿为黄。腰：胯上肋下的部分，在身体中部称腰部。黄腰：指吃奶的婴儿。啖（dàn）：吃；给人吃。虎：本动物名，道教术语指阴血、朱汞，陕西北部方言，虎乳不分，这里指母乳。句意：婴儿吃母乳。其含义是：婴儿是弱小的，母亲是强大的，由于婴儿吃母乳而得以发育成长，所以这叫做“以弱胜强，以小胜大”。

⑨飞鼠断猿。飞鼠：哺乳纲，鼯鼠科，体形似松鼠，树栖，能借飞膜滑行，昼伏夜出，主食果实。猿：猿猴。这里的意思是：飞鼠昼

伏夜出，凭飞行膜飞行猎取果实；猿猴昼兴夜寝，凭攀缘猎取果实。它们为了争夺果实，往往在夜间，飞鼠趁猿猴休息时进行偷袭，致猿猴于死命，故称“飞鼠断猿”。其含义是：飞鼠小，猿猴大，共同的生命要求是为了取得果实。由于飞鼠昼伏夜出，猿猴昼兴夜寝，所以猿猴就给了飞鼠以偷袭的最有利条件。这就是说：小敌偷袭大敌，常常利用夜暗进行，乘敌熟睡之际，致敌于死命。这叫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⑩蜍蛭哜鱼。蜍：蟾蜍。蛭：鱼蛭、水蛭、山蛭，大多为半寄生生活。哜：尝。至齿为尝，入口为啐。这里的意思是：蟾蜍白天多栖于泥穴、石下或草内，夜晚出来捕食昆虫等生物；鱼蛭寄生于鲤、鲫等鳃盖下，吸取血液来养活自己；水蛭吸取人畜血液为生；山蛭侵入人的皮肉，吮吸人血为生。所以蛭类都是以寄生、附着的行动，吸取血液养活自己的。其含义是：蟾蜍大，昼伏夜出，昆虫小，更有可能被蟾蜍消灭。蛭类小，鱼、人、畜都比它大，小者采用寄生、附着，来吸取大者的血液，一方面养活自己，一方面破坏对方。这叫做“腐蚀敌人，发展自己，面后取之”。

⑪狼犿啮鹤。狼：畜牧业主要害兽之一，性凶暴。犿（fan 翻）：连犿，随和貌。相从貌。指与物相从不违。啮（niè）：咬。鹤：鹤科各种类的泛称。鹤性机警。这里的意思是：狼是凶暴而又短命的，鹤是慈善而长寿的，狼鹤不同群，相从不违无伤。一在地上，一在天空；一在山林，一在水际。所以相从无妨害。说明在一般情况下，敌我可以共存，甚至可以和平共处。例如战前、间隙、战后直到另一次战前都是如此。

⑫馀甘柔金。馀甘：馀甘子，亦称油柑。果供食用，初食酸涩，后转甘，故名。这里引伸为肝，道教术语：肝，木，中有神水（血

液）出入。柔：温存。金：指肺。道教术语：肺，金，中有神水（血液）出入。其句意是：肝肺互相温存。其含义是：两军攻击敌入，并肩协同，互相掩护，并力一向。

⑬河车服之无穷化玉。河车：胃腔。之：指气血。玉：指玉池，即口腔。（河车、玉池均悉道教术语）。句意：胃腔中的气体替换，是通过口腔没有穷尽的呼吸来进行的；口腔咀嚼没有穷尽的食物，是通过胃腔没有穷尽的消化，变为精微颗粒，再转化为气血的。其含义是：既然口腔可以咀嚼食物，胃腔可以消化食物，转化为气血，那么，前线的军队在击败并俘降敌入之后，在后方的有关部门就要一一消化它。

⑭雄黄变铁。雄黄：矿物名，化学成分（A_sS），常与雌黄、辉锑矿共生。句意：雄黄与辉锑矿共生，并非变铁。其含义是：在共生条件下，敌我各行其是，并不悖道而行。

⑮不灰之木。不灰之木：白檀。在燃烧之后，不会成灰，亦称“灰木”。其含义是：经得起燃烧的白檀不会成灰，保持其特有性质。那么，经得起战火考验的军队，才不会毁灭自己。

⑯浮水之石。浮石：亦称浮岩，为酸性喷出岩之一，有很多气泡，比重很小，能浮于水面故名。其含义是：既然浮石的比重小于水的比重，受气体抬升作用而浮于水平，那么军队也可借助外力支援，壮大自己，合力歼灭敌人。

【译文】

箝制敌入，致之于死命的制服策略，全在于运用诸种条件，构成无敌于天下的士气，以及士气表现出来的力量趋向。

【集注译文】

伊尹说：创造无敌于天下的士气，以及由士气表现出来的力量趋

向，这是不可泄露的天机。

太公吕尚说：看来取胜的条件，那能以小大来互相限制呢！

李筌说：小黑龟制死大蟒蛇，是以短击长以小制大的；晨风与大雕袭击天鹅，是以低击高，以疾击快的；幼婴吮吸母乳成长，是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飞鼠偷袭猿猴，是小敌偷袭大敌，利用夜暗进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蟾蜍捕食昆虫，是以大灭小的；蛭类吸血养活自己，是以寄生、附着办法来腐蚀对方，发展自己的；狼鹤不同群，却能相从无害；肝肺互相附着，掩护自己，有如两军并肩作战，协同一致，并力一向；口腔咀嚼食物，胃腔消灭食物，有如前线俘降敌人，后方要能一一消化他们一样；雄黄与辉锑矿共生，有如我友共处，减低敌方力量是一样；白檀燃烧后不成灰，有如经战火锻炼的军队不会毁灭自己一样；浮石充气浮于水面，有如借助外援，壮大自己。鸟兽木石获得气势，尚能以小制大，何况英雄们取得高涨士气，难道还不能扫清寰宇，平定海内，而使天下无敌吗！

【原文】

生者死之根①，死者生之根②。恩生于害害生于恩③。

【集注】

太公曰：损己者物爱之，厚己者物薄之。

孙武曰：投之死地而后生，致之亡地而后存④。

吴起曰：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⑤。

鹖冠子曰：不死不生，不断不成⑥。

李筌曰：谋生者，必先死而后生，习死者必先生而后死。恩者害之源，害者恩之源。吴树恩于越而害生⑦，周立害于殷而恩生⑧。死之与生也，恩之与害相反纠缠也⑨。

【注释】

①生者死之根。根：胚根。句意：生存是死亡的胚根。

②死者生之根。根：指胚根断绝。句意：死亡是生存的绝根。

③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害：并非真害。不理解时认为是害。例如森严的法令，犯者以它为“害”，但它却维护了国家利益，所以不是“害”，其实质是“恩”。所以说：恩生于害。恩，并非真恩。是一种滥施的恩惠，其实质是害了人的，所以说：害生于恩。句意：恩从假害中生，害从非恩中生。

④投之死地而后生，致之亡地而后存。这里在说法上有错乱。《孙子·九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竹简本《武经七书》、《武备志》本、《岱南阁丛书》本、《孙子十家注》本、樱田本《古文孙子》均同《孙子》。前据竹、武、岱、十、樱诸本校正。释文从校。

⑤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生则生，幸生则死。这四句出自《吴子·治兵第三》。意为：两军交战的战场，却是横躺死尸的地方，抱必死决心就会打出生路，企求侥幸偷生就会遭到死亡。

⑥不死不生，不断不成。这两句出自《鹖冠子·博选第一》。句意：没有死就没有生，反之，没有生哪来的死；不断（毁）于此，就不成于彼，反之，不毁于彼，那来的成功于此。

⑦吴树恩于越而害生。吴：指吴王夫差。树恩：指夫差允勾践屈服求和，为质于吴；后又释放勾践回国。其实这不是树恩，而是夫差上了当，因为勾践收买太宰嚭，窜掇夫差这样作的。害生：指勾践乘机灭吴。句意：夫差树立恩威于勾践，反而遭到国灭身亡的祸害，这叫做“恩者害之源”。

⑧周立害于殷而恩生。周：指文王姬昌、武王姬发。立害：指姬

昌阴谋修德以倾商政权。姬发则兵逼朝歌，杀纣王头，灭殷。恩生：指释箕子囚，封比干墓，表商容闾，封纣子续商祀。句意：姬昌姬发立意灭殷，后又封赠其臣、王子续商祀。这叫做“害者恩之源。”

⑨死之与生也，恩之与害，相反纠缠也。纠缠：纠即纠。纠缠即难解难分。句意：死与生，恩与害，相反相成，难解难分。

【译文】

生存是死亡的胚根，死亡是生存的绝根。恩从假害中生，害从非恩中生。

【集注译文】

太公吕尚说：损己厚人的人，万物都爱护而向着他；厚己损人的人，万物都轻视而背着他。

孙武说：军队一旦投入亡地必会奋战取胜才能保存自己，万一陷入死地必会奋战取胜，才能打出一条生路。

吴起说：两军交战的战场，却是直躺死尸的地方，抱必死决心就会打出一条生路，企求侥幸偷生就会遭到死亡。

鹖冠子说：没有死就没有生，没有毁灭就没有成功。

李筌说：谋求生存的人，必须先有必死的决心，尔后通过奋斗才能获得生存。避免死亡的人，必须先有不贪生怕死的锐气，尔后努力奋斗，才能祛除死亡。在关系国家存亡、军队生死这个大问题上，不计算利害得失，轻易给敌方以恩惠，这个恩惠正是导致国破身亡的根源；反之，这个国破身亡的另一面，却又是施恩报德的根源。这就是“恩者害之源，害者恩之源”。例如吴王夫差上了敌方的当，自以为树恩惠于越王勾践，反而遭到国灭身亡。又如周文王周武王立意灭殷商，在灭殷商后却受封殷商臣民含恩报德。所以生死与存亡，恩惠与祸害，既是相反相成，却又纠缠不休。

【原文】

愚人以天地之文理圣[1]；我以时物文理哲[2]。

【集注】

太公曰：观鸟兽之时[3]，察万物之变[4]。

筌曰：景星见[5]，黄龙下[6]，翔凤至[7]，醴泉出[8]，嘉谷生[9]，河不满溢，海不扬波[10]，日月薄蚀，五星失行[11]，四时相错[12]，昼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愚人以此天地文理为理乱之机[13]。文思安安，光被四表[14]；克明俊德，以亲九族[15]。六府三事，无相夺伦[16]，百谷用成[17]，兆民用康[18]；昏主邪臣，法令不一；重赋苛政，上下相蒙；懿戚贵臣[19]，骄奢淫纵；酣酒嗜音，峻宇雕墙；百姓流亡，思乱怨上[20]。我以此时物文理，为理乱之机也。

【注释】

①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愚人：蠢笨无知的人。天地文理：即天文地理，是自然现象中的事物，例如日蚀、月蚀、星变、地震等。圣：这里指超凡、预见性强的人。句意：蠢笨无知的人，把自然现象中的事物变异弄到社会现象中来，造成吉凶的征兆与假象，于是他自封为："我是超凡、预见性强的圣人！"

②我以时物文理哲。时物文理：社会现象中的事物变化。例如政治制度、方针政策、生产建设、赋税民情等等。哲：智慧卓越的人。句意：我认为谁能依据当时社会现象中的事物变化，来检验盛衰兴亡、生死得失的人，才是智慧卓越的哲人。

③观鸟兽之时。观：观察。鸟兽之时：指鸟兽繁殖生育的时间。句意：观察鸟兽繁殖生育及活动时间，不可乱肆捕杀。

④察万物之变。察：调查研究。变：变化与转化。句意：调查研

究社会现象中事物的变化与转化。不可麻木不仁。

⑤景星见。景星：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赤方中有二颗黄星，青方中有一颗黄星，此三星合称为景星。《史记·天官书》："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见：出现。句意：景星出现是盛世祥瑞征兆。

⑥黄龙下。黄龙：蚯蚓。下：出现于地面。句意：古人以蚯蚓出现于地面为祥瑞征兆。

⑦翔凤至。翔：回旋而飞。凤：凤凰，雄性为凤，雌性为凰。古代传说中鸟王。至：飞来。句意：凤凰飞来献舞。传为瑞应。

⑧醴泉出。醴泉：甘美的矿泉水。句意：地下涌出甘美的矿泉水，象征瑞应。

⑨嘉谷生。嘉谷：嘉禾。生长双穗或三穗的稻禾。句意：生长双穗或三穗的稻禾称瑞应。

⑩河不满溢，海不扬波。河：指黄河。海：指近海。句意：黄河不因水满溢出而泛滥成灾，大海不因风浪而发生海啸。

⑪五星失行。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颗星球。失行：指五星的运行轨道有错乱。句意：五星的运行轨道错乱，古人以为灾变。

⑫四时相错。四时：春夏秋冬。相错：出现错乱。如一月酷暑，六月降雪，九月衣裘等，古人都以为灾变。

⑬愚人以此天地文理为理乱之机。机：时机、关键。句意：有些愚蠢无知的人竟然把这些天文地理异常现象的发生，作为审理和处置变乱的时机，不作为判断政治得失的关键。

⑭文思安安，光被四表。语出《尚书·尧典》："钦明文思安安，……光被四表……"。钦明：帝尧字。文：经纬天地谓之文。思：虑深通敏谓之思。安安：安天下之当安者。光：光辉充溢。表：外。四

表：四海之内，四方之外。被：覆盖。句意：帝尧有经天纬地之才，虑深通敌之思，政治是安天下之当安者。他的光辉覆盖四海之内，充溢四方之外。

⑮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语出《尚书·尧典》。克：能。克明：表彰。俊：才智过人的人。九族：原指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子、孙、曾孙、玄孙、自己。这里指各种年龄辈份不同的人。句意：帝尧常表彰才智过人的人、有高尚品德修养的人。使其助已施行教化，亲切相处，先亲九族之亲，后亲九族之外。

⑯六府三事，无相夺伦。语出《尚书·大禹谟》："水火木金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知。……六府三事允治"。水火木金土谷称六府，掌管府库财税的官职。正德、利用、厚生称三事，是掌管民事、人事、司法的官。无相夺伦指六府三事官员们各负其责，不得互相干扰。句意：六府三事的官员各负其责，不得互相干扰。

⑰百谷用成。成：丰收。句意：粮油作物争取丰收。《尚书·舜典》："汝后稷，播时百谷"。实际上是发展农业。

⑱兆民用康。兆：一百万；古代指一万亿。《尚书·五子之歌》："予临兆民"。句意：亿万人民得到安居乐业。

⑲懿戚贵臣。懿：美。懿戚：皇室外戚。贵臣：指皇帝信用的佞臣。实际上这些皇亲外戚佞臣，都是以皇帝作靠山，妃嫔作后盾，因而无才无德，都是些酒囊饭袋，靠裙带关系过活的，是亡国灭族的祸根。

⑳百姓流亡，思乱怨上。百姓：古代时贵族的总称。战国以后用为平民的通称。这里指人民。思乱：人心想打破残暴统治而起来造反。乱是反动统治者对人民造反的污蔑。怨上：指怨恨最高统治者。句意：人民流亡，人心想造反，打破残暴统治，怨恨最高统治者。

【译文】

愚蠢无知的人把自然现象中的事物变异弄到社会现象中来，造成吉凶祸福的征兆与假象，他就自封为“圣人”；我则认为谁能依据当时社会现象中的事物变化，来检验盛衰兴亡、生死得失的人，才是智慧卓越的哲人。

【集注译文】

太公吕尚说：观察鸟兽繁殖及活动时间，不可乱肆捕杀。

李筌说：景星出现于天空，黄龙爬行于地面，凤凰飞来献舞，甘泉涌出沁心，稻禾茁壮多穗，黄河不泛滥成灾，大海不海啸为害，这是自然界的祥瑞景象。至于日蚀、月蚀迫近，水金火木土五星运行错乱，四季错乱无章，白天昏暗，夜晚明亮，山崩地塌，江枯河干，冬季雷鸣，夏天霜降，这是自然界的灾变。愚蠢者就以这些祥瑞景象和灾害变异弄到社会现象中来，作为治理动乱的良机。从前帝尧有经天纬地之才，虑深通敏之思，安天下之当安者因而他的政治光辉覆盖四海之内，充溢四方之外。他常常表彰才智过人和有高尚品德修养的人，使他们帮助施行教化，先亲九族之亲，后亲九族之外，设置六府三事，不许互相干扰。发展农业争取粮油丰收，亿万人民得到安居乐业。这就是帝尧的政道和治道！至于那些昏君权臣，政由己出，令由己行，税重如蛇蝎，苛政如猛虎，上下互相蒙蔽，皇亲贵族佞臣骄横奢侈，肆虐纵淫，酗酒无夜，狂欢没有白天，嗜好亡国之音，沉迷肉感之舞，高楼危檐，雕梁画栋，砌筑丧家之墙，修建埋身之墓，造成人民流亡，人心都想造反，打破残暴统治，人人怨恨最高统治者。这些社会现象才是治理的关键。

【原文】

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1]；人以奇期圣，我以不奇期圣[2]。

【集注】

筌曰：贤哲之心，深妙难测。由[3]巢[4]之迹，人或疑之，至于应变无方，自机转而不穷之智，人岂虞之，以迹度心，乃为愚者也。

【注释】

①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人：指官迷心窍的人。愚：指愚蠢。虞：猜测、预料。圣：指不要统治权力的人。句意：官迷心窍的人爱用愚蠢来猜测不要统治权力的人，我就用不是愚蠢来预料不要统治权力的人。

②人以奇期圣，我以不奇期圣。人：专享现成的人。奇：奇迹。期：等待。圣：指智慧超群的人。句意：专享现成的人以等待智慧超群的人出现来创造奇迹，我就不等待智慧超群的人来创造奇迹。

③由：许由，一作许繇。相传唐尧要把君位让给他，他逃至箕山（今河南登封县东南，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农耕而食。尧又请他做九州长官，他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听到，把听了的都洗去。

④巢：巢父。尧时隐士。相传因巢居树上得名。尧要把君位让给他，他不爱；尧又要把君位让给许由，他教许由隐居。

（按：巢父、许由都隐居于箕山之下，颍水之阳，后人因以箕颍指隐居。）

【译文】

官迷心窍的人爱用愚蠢来猜测不要权力的人，我就以不是愚蠢来预料不要统治权力的人。专享现成的人以等待智慧超群的人出现来创造奇迹，我就不等待智慧超群的人来创造奇迹。

李筌说：具有才德、智慧之人的思想，总是高深微妙、难以揣摩

的。例如许由、巢父逃避帝尧禅让的事迹，人们可能暗暗地观察到了。至于那些应变无方，临事没有原则方向，抓着关键就尽快转化，在穷究其智力来讲，那就不好去猜测了。如果以他们的事迹去揣摩他们的思想，那就是愚蠢的愚蠢了。

【原文】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1]。

【集注】

良曰：理人自死，理军亡兵[2]。无死则无不死，无生则无不生。故知乎死生，国家安宁[3]。

【注释】

①沉水入火，自取灭亡。沉：沉溺。沉水：指沉溺于水中必陷入淹死的绝境。入火：指投人于火中必遭受烧死的绝境。句意：沉溺于水中，投入于火内，都是自取灭亡。

（按：这是承接上文气势而说的。例如治国者，如果倒行逆施，残民以逞；治军作战的将帅，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每战屡败，这两种结果，与“沉水入火，自取灭亡”是一样的绝境。）

②理人自死，理军亡兵。理：前一理字意为治理，后一理字，意为统军作战。句意：让这种人治理国家，必然难免于死，让他治军作战，必然送掉军队。

③故知乎死生，国家安宁。死生：指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即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句意：所以只要懂得什么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那么国家与军队就会安宁了。

【译文】

所以说：如果让这类人治理国家，统军作战，那就等于把国家和

军队沉溺在水中、投入于火海，真是自取灭亡。

【集注译文】

张良说：如果让这种人治理国家，那就害苦人民，自己送死，让他统军作战，必然送掉军队。在国家和军队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如果没有英勇牺牲精神，那就谁都别想生存；受命出战不抱生还的决心，那就谁都有了活命。所以只要懂得什么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如何对待生与死，那么国家与军队就会安宁了。

【原文】

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1]。

【集注】

尹曰：静之至，不知所以生[2]。

【注释】

①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静：指“无为”、“无为则无不为”即守静笃，万物并作的主静思想，也反对动乱，向往安宁的思想，这是老子的政治观点反映；也反映了军事观点：以柔克刚，以静应动。（按：这一思想来源于《老子·十五章，十六章》。）生：指天地间万物的生育、成长、变化、转化。句意：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运转规律，是无为与无所不为的，所以天地间的万物就在静态与动态中发生、成长、变化与转化了。

②静之至，不知所以生。至：最高的极限。静之至：无为与无所不为的最高极限。生：发生。句意：万物在无为与无所不为最高极限状态下，在人们还不知道时，就已经发生并生长起来了。

【译文】

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运转规律是无为无所不为的，所以天地间

的万物就在静态与动态中发生了。

【集注译文】

伊尹说：万物在无为无所不为的最高权限状态下，在人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时就发生了。

【原文】

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1]。

【集注】

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推胜之[2]。

【注释】

①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天道之道：指自然界、人类社会中，事物运动表现的不同形态和变化的规律。浸：渐进。即浸透，逐渐渗入。比喻一种势力逐渐渗人到其他方面，就是事物发展变化和转化的前进性质与上升运动。简言之，就是循序渐进。《淮南子·记论训》："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这就是浸的含义。阴阳：本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方面，就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种对立、互相消长的物质势力。例如《国语·周语上》，伯阳父认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这是从阴阳两种矛盾势力运动结果而产生新的矛盾势力运动，有如敌我斗争结果而产生另一敌我矛盾势力运动与斗争一样。又如《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这肯定了阴阳矛盾势力是事物所固有的，因而推动事物变化，但没有激烈变化，只是渐进的变化，并非突变。所以阴阳是宇宙间通贯事物的两大对立方面，也就是敌我的矛盾势力运动。阴阳胜：既然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物质势力又是互相对立、互相消长的，

那么阴阳两面这对矛盾势力就能互相扩散，互相吸附，推动事物前进中的生死存亡、安危得失、成功与失败。所以阴阳的含义是：阴阳是宇宙间通贯物质和人事的两大对立面，也就是敌我的矛盾势力运动，既是互相对立，又是互相消长，既是互相扩散，又是互相依附，既是互相联结，又是互相渗透。这就是阴阳相胜之道。

②天地之道，浸微而推胜之。浸微：指渐进变化，而变化的迹象非常微妙。推：指互相推进，互相激发。胜之：指取胜于矛盾势力斗争的结果。句意：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事物表现不同形态的发展变化规律，是循序渐进向微妙方面渗透，尔后相互推进和激发，夺取胜利！

【译文】

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就是循序渐进。所以阴阳这对矛盾势力运动就推动事物前进而取得胜利。

【集注译文】

张良说：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事物运动的发展变化规律，就是循序渐进向微妙方向渗透，而后推动事物前进以取得斗争结果的胜利。

【原文】

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①。

【集注】

良曰：阴阳相推激，至于变化在于目②。

【注释】

①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阴阳相推：阴阳这对矛盾势力推动事物变化，阴极阳生，阳极阴生，无穷不止，所以事物的发展变化，就遵循一定轨道运动，虽然是千变万化的，但却顺理成章了。

②阴阳相推激，至于变化在于目。激：激化。句意：阴阳这对矛盾势力推动事物前进，引导事物运动向激烈尖锐方面发展，至于它的变化，全在于敏锐视力的观察。

【译文】

阴阳两面这对矛盾势力推动事物变化，事物就遵循一定轨道运动，虽然千变万化，但却是顺理成章的。

【集注译文】

张良说：阴阳两面这对矛盾势力推动事物前进，引导事物运动向激烈尖锐方面发展；至于它的变化是引人注目、不引人注目、不大引导注目，那就全在于敏锐的视力观察了。

【原文】

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①。

【集注】

尹曰：知自然之道，万物不能违，故利而行之②。

良曰：大人见之为自然，英哲见之为制，愚者见之为化③。

【注释】

①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是故：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自然之道：这里指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阴阳两面这对矛盾势力运动推动事物变化，而且都遵循一定轨道前进，向激烈尖锐方面发展，因之就存在有变化的枢纽和转化的契机。因：因势利导。制：控制。控制是相互的，如甲事物的存在变化，是以乙事物的存在变化为条件的，则甲事物为乙事物所控制，反之同理。句意：正是由于前述的缘故，圣人就懂得自然之道是不可违抗的，只有因势利导，力争对对方进行控制并利用它。

②故利而行之。利：取其有利方面，避免不利方面。行之：顺其道而行。句意：所以应当趋利避害，因势利导。

③大人见之为自然，英哲见之为制，愚者见之为化。大人：古代对德高望重者的尊称。自然：指自然之道。制：限制。化：变化、使变化、潜移默化。句意：大人发现自然之道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英雄哲士发现自然之道认为要不受它限制而顺其自然控制它，愚昧者发现自然之道，不知其所以然，却被顺其自然而潜移默化了。

【译文】

所以圣人懂得自然之道是不可违抗的，只有因势利导，进行控制并利用它。

【集注译文】

伊尹说：懂得了自然之道万物都不能违抗，所以应当选择优胜劣汰的有利方面，顺其道而行了。

张良说：大人发展自然之道是理所当然的，英雄哲士发现自然之道认为要不受它限制而要想办法控制它，愚昧者发现自然之道时，早就被潜移默化了。

【原文】

至静之道①，律历所不能契②。

【集注】

良曰：观鸟兽之时，察万物之变。鸟兽至净③，律历所不能契，从而机之④。

【注释】

①至静之道。至静之道：指事物不受任何干扰，听其自生自灭，处于最高的相对静态变化与转化的规律。也指自然之道。

②律历所不能契。律历：《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浊，谓之'律'。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迭相治也。"所以律历是治历（日历）之法。律以候气（一年的二十四节气），历以治时（推算四时朔望等），是精微缜密的。由于至静之道深奥精微，只能接近，不能穷尽。正如人的认识没有止境，能接近真理，不能穷尽真理！也如对敌情判断一样，能接近其真实情况，能不穷尽其真实情况。其原因就是做到"私志于内，物应于外，若合符契"。律历是精微缜密的治历法，也不能做到若合符契的。句意：律历是精微缜密的治历法，对至静之道，只能要求符合，而不能做到若合符契。

③鸟兽至净。净：净化。至净：指自然变化。句意：有些鸟兽对自然变化十分敏感，例如发生地震、火山爆发、海啸风暴等等，人们并没有察觉之前，而鸟兽却早就敏感到并发出信号和开始行动了。

④律历所不能契，从而机之。律历所不能契：含义同本节注②，句意是：治历者不能预报自然变化。机：指变化的时机。从鸟兽敏感迹象方面，治历者又不能预报自然变化，那就应该仔细观察自然变化的时机，或分析至静之道变化的时机。

【译文】

所谓至静之道，就是事物不受任何干涉，处于最高的相对静态变化与转化，即使精微缜密的治历法，对至静之道，只能要求符合，而不能做到若合符契。

【集注译文】

张良说：观察鸟兽敏殖生育之时，考查万物在不同状况下的变化，因为鸟兽是处在不受任何干涉的净化状态下的，即使精微缜密的

律历也不能符契限制他，只有分析其变化和观察它变化的时机。

【原文】

爰有奇器，是生万象[1]。八卦甲子，神机鬼藏[2]。

【集注】

良曰：六癸为天藏[3]，可以伏藏也[4]。

【注释】

①爰有奇器，是生万象。爰：于是。奇器：奇妙之器，这里指八卦甲子。万象：宇宙间一切事物的迹象或现象。句意：于是有了奇妙的八卦甲子，就推算万物生长与万象纷呈。

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八卦：相传为中国古代伏羲氏制作。是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用"——"代表阳，用"－－"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基本图形，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 ☰ 为乾，代表天； ☷ 为坤，代表地； ☳ 为震，代表雷； ☶ 为艮，代表山； ☲ 为离，代表火； ☵ 为坎，代表水； ☴ 为巽，代表风； ☱ 为兑，代表泽。这就是八卦象征天地雷风山火水泽八种自然现象，并且乾坤在八卦中占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的最初根源。《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指阴阳，四象指春夏秋冬四季，四季万物生长，万象纷呈了。"甲子：相传黄帝为天子以后，命大挠造甲子。因为甲居十天干之首，子居十二地支之首，所以甲子代表十天干与十二地支。干支相配，可变六十。以干支纪年月日时，甚至以干支分配方位。历数字与占卜家更离不开干支推算，而推算结果，也是万象纷呈了。神机：指神机妙算。形容一个人有惊人的机智和预见性，智谋无穷又不可测度。鬼藏：鬼即鬼鬼祟祟，行动诡秘，

用心险恶，暗中害人的人；藏：包藏祸心。句意：在八卦甲子中，神秘地摆出神机妙算而又包藏祸心的“诡道”。

③六癸为天藏。六癸：指癸酉、癸未、癸巳、癸卯、癸丑、癸亥。道教术语，癸为天癸，指血液。天藏：道教指心脏。古人误认心脏为思维的器官。句意：血液促进生殖功能，心脏泵出血液促进思维功能，血液和心脏都隐藏着阴阳相推之道（即阴阳两面这对矛盾势力推动前进，导致事物发展变化与转化。）。因为“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所以血液（阴）的循环能力是为心脏（阳）隐藏阴阳相推之道的。故称“六癸为天藏”。

④可以伏藏矣。伏藏：这里指隐藏阴阳相推之道。即渐进、扩散、推动、浸淫、衍溢、渗透其细微组织。句意：如果这样，那就可以隐藏阴阳相推之道而后消灭了。

【译文】

于是，古人创造了八卦、甲子，推算出万物生长与万象纷呈的局面，在八卦甲子中又神秘地摆出神机妙算和包藏祸心的诡道。

【集注译文】

张良说：血液（阴）循环功能是为心脏（阳）隐藏阴阳相推之道的。如果这样，那就可以隐藏阴阳相推之道面后消灭对方了。

【原文】

阴阳相胜之术①，昭昭乎进乎象矣②。

【集注】

广成子曰：甲子合阳九之数也③，卦象出师众之法④，出师以律，动合鬼神，顺天应时，而用鬼神之道也⑤。

良曰：万生万象者，心也。合藏阴阳之术，日月之数，昭昭乎在

人心矣[6]。

亮曰：奇器者，圣智也。天垂象，圣人则之[7]，推甲子[8]，画八卦[9]，考蓍龟[10]，稽律历[11]，则鬼神之情，阴阳之理，昭著乎象；无不尽矣。

亮曰：八卦之象，申而用之[12]；六十甲子，转而运之[13]。神出鬼入，万明一矣[14]。

【注释】

①阴阳相胜之术。阴阳相胜之术：这与阴阳相推之术的含义是不同的。阴阳相推之术是说阴阳两面这对矛盾势力运动都能推动事物前进，采取渐进、扩散、推动、浸淫、衍溢、渗透其细微组织而后消灭它；阴阳相胜之术却是指敌我双方都运用“阴阳相推之术”来争取自己一方胜利。所以阴阳两面这对矛盾势力运动，不论是用阴的一面，或者是用阳的一面，不论白昼行动或夜晚行动，不论进攻或防御，都可取胜。这就是阴阳相胜之术的特点。至于阴阳相胜之术的要求，要敌死，要我生；要敌国灭亡，要我国存在；要夺取全面胜利，不要半途而废，从而发展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人类社会向前进到更高阶段去！

②昭昭乎进乎象矣。昭昭：光明。谓明辩事理。《孟子·尽心下》：“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意谓：贤能者以他的明辩事理，使人也明辩事理。象：象征。指形象即法象。含义是：一切事物都有一定的形象和数量所以阴阳相胜之术不仅用于治国治军，而且被腐儒们滥用于象数之学去了。

③甲子合阳九之数也。阳九：古代术数家的一种说法。以4，617岁为一元，初入元为106岁，外有灾岁9年，称为阳九。（见《汉书·律历志上》）。因以阳九指灾难之年或厄运。《汉书·食货志上》：“予遭阳九之阨（厄），百六之会，枯旱霜蝗，饥馑荐臻。”句意：甲